

中國史學叢書

張江陵年譜

揚鐸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732

782.96
308-299

2

中國史學叢書

張

揚

江

鐸

陵

著

年

商務印書館發行

譜



3 0661 5606 2

100995



張江陵遺像

(張氏宗祠藏)

燕市重來二月初翻
翻意氣曳長裾空門
未喜甘泉賦玄室仍
人間子虛太乙夜燈

東壑火天他時化北
溪魚乾坤歲：浮春
色環珮相將侍禁扃

隆慶三年未夏

張居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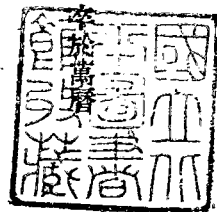


張江陵年譜

張居正字叔大，號太岳，謚文忠。湖北江陵人，以地稱張江陵。生於明嘉靖四年。

公曆一五二五年

十年。公曆一五八二年享年五十有八。



據行實：其先廬州合肥人。始祖福以壯士從高皇帝起濠，渡江克采石，從大將軍定吳越閩廣。累功授歸州長甯所世襲千戶。其後四世孫自秭歸徙家江陵，遂爲江陵人。高祖旺，曾祖懷葛公誠，祖東湖公鎮，皆負隱德不仕。至考觀瀾公文明，而經明行修，爲時望所屬。然數奇，數上有司不第。遂棄去鄉居教子，以布衣終其身。由懷葛公而下，贈如江陵官。

明史本傳云：江陵少穎敏絕倫，十五爲諸生，二十三成進士，改庶吉士。日討求國家典故。徐階輩皆器重之。授編修，請疾歸。亡何還職。居正爲人，順面秀眉目，鬚長至腹。勇敢任事，豪傑自許。然深沉有城府，莫能測也。嚴嵩爲首輔，忌階。善階者皆避匿，居正自如。嵩亦器居正，遷右中允，領國子司業事。與祭酒高拱善，相期以相業。尋還理坊事，遷侍裕邸講讀。四十二初入內閣，兼掌部事。先後與徐階

高拱等輔穆宗六年。神宗卽位，進爲首輔。獨掌政權十年。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江陵爲政，專主法術。綜覈名實，信賞必罰，使國家幾於富強，成四十年承平之治。爲有明一代大政治家。

明嘉靖四年乙酉

公曆一五二五年

先生一歲

五月三日，先生生於湖北之江陵縣。母趙夫人嘗夜見室中有火光，光上照天。頃之，一青衣童子約五六歲，冉冉自天而下，遶床左右，遂娠有身。凡在身十有二月。生之夕，曾大父東湖公夢有大水驟至，流溢庭下。大父大驚，問奴屬所從來。奴屬口對狀，言自張少保純地中流出者。是夜會懷葛公亦夢有月墮水甕中，流光發色，化爲白龜，浮水上曳。有頃，先生生。因名曰白圭，應月精之瑞。（據行實）

嘉靖五年丙戌

公曆一五二六年

先生二歲

先生二歲能言，有殊異狀，卽見者無不人人色動。一日從世父龍湫公讀孟子，龍湫公戲謂之曰：兒毋自負，兒能識余所指王曰二字，則誠奇耳。他日龍湫公方坐讀書，會乳媪抱先生至，戲以前所指王曰字驗之，果識如前，若素所誦習者。以此人稱神童。（據行實）

嘉靖六年丁亥

公曆一五二七年

先生三歲

嘉靖七年戊子

公曆一五二八年

先生四歲

嘉靖八年己丑

公曆一五二九年

先生五歲

先生始授句讀，輒授輒記。

嘉靖九年庚寅

公曆一五三〇年

先生六歲

嘉靖十年辛卯

公曆一五三一年

先生七歲

嘉靖十一年壬辰

公曆一五三二年

先生八歲

嘉靖十二年癸巳

公曆一五三三年

先生九歲

嘉靖十三年甲午

公曆一五三四年

先生十歲

先生通六經大義，以能屬書擢辭閣郡中。（據行實）

嘉靖十四年乙未

公曆一五三五年

先生十一歲

嘉靖十五年丙申

公曆一五三六年

先生十二歲

先生就試有司時，大司徒李公士翱爲郡太守。先一夕夢上帝剖符封識玉璽，令授一童子。明日進

所取士庭下，先生名在第一。李公揖先生升階，目攝童子何如人。果夢中所見者。乃大喜，更其初名。曰：白圭不足名子。子他日當爲帝者師，余得聞命天皇帝矣。願自愛！會督學使者田公瑱行部至郡，李公具言郡中有童子，能文大奇。田公立召之至，試南郡奇童賦，援筆立就，無所點竄。田公目視李公曰：太守試以爲孺子何如？賈生？李公再拜賀曰：賈生殆不及也。田公謝曰：雖瑱亦以爲不及也。遂補博士弟子高等。適募得唐北海太守李邕南嶽碑。田公讀未竟牘，卽以與之曰：子之才，他日無論北海矣。（據行實）

嘉靖十六年丁酉

公曆一五三七年

先生十三歲

先生就省試時，大司寇顧公璘開府楚中。顧公者，故海內所稱矯然名世臣也。一見知爲王佐才，語直指使者馮公曰：張孺子天授，卽令早在朝廷，宜亦無不可。然余以爲莫若老其才，他日所就，當益不可知耳。此使君事也。使君其圖之！馮公從顧公言，置勿第。（據行實）

嘉靖十七年戊戌

公曆一五三八年

先生十四歲

嘉靖十八年己亥

公曆一五三九年

先生十五歲

顧公璘以大司空有事於獻皇帝陵園，先生過謁顧公。顧公曰：張生幸過我，大器晚成，此自中材，僕誠不當以中人薄視吾子，遲吾子三年作相，然僕誠見解承旨奇才，高皇帝遣歸受學，德念甚厚，卽令謹待十年未晚，而承旨曾不少下，卒以此爲世所悲歎。我所爲語馮侍御者，願吾子志伊學顏，毋徒以秀才獨喜自負也。久之別去。顧公親屬文贈之，又解所繫束帶爲賀，曰：此非子所就，聊以明呂

虔意耳。

（據行實）考明史嘉靖十八年閏七月，葬獻皇后於顯陵。顧大司空有事於獻皇帝陵園，或卽此時。姑系於此待證。

嘉靖十九年庚子

公曆一五四〇年

先生十六歲

先生應鄉試及第。

嘉靖二十年辛丑

公曆一五四一年

先生十七歲

嘉靖二十一年壬寅

公曆一五四二年

先生十八歲

嘉靖二十二年癸卯

公曆一五四三年

先生十九歲

先生時致力於制藝及古典，並涉獵佛學，獲奉教於中溪李尊師。（參書牘）

嘉靖二十三年甲辰

公曆一五四四年

先生二十歲

先生是年入京會試不第。（據行實）

嘉靖二十四年乙巳 公曆一五四五年 先生二十一歲

嘉靖二十五年丙午 公曆一五四六年 先生二十二歲

嘉靖二十六年丁未 公曆一五四七年 先生二十三歲

先生是年成進士，選庶吉士，讀中秘書。（據行實）

先生有翰林院讀書說，其大意云：……學不究乎性命，不可以言學；道不兼乎經濟，不可以利用。故通天地人而後可以謂之儒。造化之運，人物之記，皆賴吾人爲之輔相；綱紀風俗，整齊人道，皆賴吾人爲之經綸；內而中國，外而九夷八蠻，皆賴吾人爲之繼述。故操觚染翰，騷客之所用心也；呻章吟句，童子之所業習也。二三子不思敦本務實，以眇眇之身，任天下之重，預養其所爲，而欲藉一技以自顯庸於世，噫！甚矣其陋也！且道德者，事之實也；文詞者，德之華也。故尙行則行有枝葉，尙言則詞有枝葉。訓詁典謨，聖人豈殫精極慮作意而爲之者哉？幾微內洞，文采外章，揚德考衷，啟發幽秘，不求文而自文耳。乃吾見一人焉：辯若懸河，藻若春工，含吐鄒枚，方駕謝陸。及考其實，曰：是人也，德薄

人也；才辯之流，虛浮之黨也。若而人也，諸君願爲之乎？又嘗見一人焉：辯不驚世，譽不響俗，其言訥，身不勝其衣，粥粥若無能。及考其實，曰：是人也，忠信人也；君子之徒，聖賢之歸也。若而人者，諸君願爲之乎？何則，根本固者華實必茂，源流深者光瀾必章。是以君子處其實，不處其華；治其內不治其外。夫恢皇王之緒，明道德之歸，研性命之奧，窮經緯之蘊，實所望於爾諸君也。是之不務，而文焉從事？若曰：文詞而已也，豈徒爲爾諸君之累，毋亦忝天子之命，而虛其望乎？又何令名之有……（見文集六）由此可覘先生之造詣及抱負也。

嘉靖二十七年戊申

公曆一五四八年

先生二十四歲

嘉靖二十八年己酉

公曆一四九九年

先生二十五歲

先生是年授翰林院編修。時少師華亭徐公（階）在政府，見先生沈毅淵重，所爲文雖旁列子史百家者言，而其學一本之躬行，根極理道，以此獨深相期許。曰：張君他日，卽蓋臣重國矣。

先生上陳時政疏，不報。疏曰：臣聞明主不惡危切之言以立名，志士不避犯顏之誅以直諫。是以事無遺策，功留萬世。故嫠婦不恤其緯，而抱宗國之憂。臣雖卑陋，亦廁下庭之列。竊感當時之事，目擊

心懷，夙夜念之熟矣。敢披肝胆，爲陛下陳：伏惟聖明少留意焉！臣聞天下之勢，譬如一身。人之所持以生者，血氣而已。血氣流通而不息，則薰蒸灌漑乎百肢，耳目聰明，手足便利而無害。一或壅闕，則血氣不能升降，而腫脹痿痺之患生矣。臣竊惟今之事勢，血氣壅闕之病一，而腫脹痿痺之病五。失今不治，後雖療之，恐不易爲力矣。臣敢冒死以聞。臣聞天地交而其道通，上下交而其志同爲泰。泰者通也；天地不交，其志不同爲否。否者塞也。故天地交而後能成化育之功，上下交而後能成和同之治。臣不敢以久遠喻，直以近事言之。昔者孝宗皇帝之急於求治也，早朝宴罷，親信大臣。大臣奏事，輒屏左右近侍之人。或日昃不倦。臺諫有言，皆虛已納之；雖甚狂悖不罪也。當此之時，百工奉職，官無留事，德澤旁洽，流於無窮。一時機會之盛，至今可想也。今陛下卽位以來，二十八年矣。自成祖以後，歷年之久，未有過於陛下者。功化之美，固宜上追唐虞，而近配列祖。乃今陰陽不調，災異數見，四夷未賓，邊塵屢警。猶不能勤宵旰之憂者，意奉職者未得其人與？抑上下之志猶有所未通耳！今羣臣百寮，不得望陛下之清光已八九年。雖陛下神聖獨運，萬幾之務，無有留滯，然天道下濟而光明，自古聖帝明王，未有不親文學侍從之臣，而能獨治者也。今陛下所與居者，獨宦官宮妾耳。夫

宦官宮妾，豈復有懷當時之憂，爲宗社之慮者乎？今大小臣工，雖有懷當時之憂，爲宗社之慮者，遠隔于尊嚴之下，懸想于於穆之中，遂巡噤口，而不敢盡其愚。異日以臺諫不言之故，常加遣責矣。是臣下不匡之刑也。而至今無一人舉當時之急務以爲言者。無已，則毛舉數事以塞責。夫以刑罰驅之而猶不敢言。若是者何？雷霆之威不可干，神明之尊不可測。陛下虛己好諫之誠，未盡暴著於臣下故也。是以大臣雖欲有所建白而未易進，小臣雖欲有所獻納而未敢言。由此觀之，血氣可謂壅闕而不通矣。是以臃腫痿痺之病，乘間而生。其大者曰宗室驕恣，曰庶官瘵曠，曰吏治因循，曰邊備未修，曰財用大匱。其他爲聖明之累者，不可以悉舉。而五者乃其尤大較著者也。臣聞今之宗室，古之王侯，其所好尚，皆百姓之觀瞻，風俗之移易所係。臣伏觀祖訓，觀國朝之所以待宗室者，親禮甚隆，而防範亦密。乃今一二宗藩，不思師法祖訓，制節謹度，以承天休。而舍王侯之尊，競求真人之號。招集方術逋逃之人，惑民耳目。斯皆外求親媚於主上，以張其勢；而內實姦貪淫虐，陵轍有司，險刻小民，以縱其欲。今河南撫臣又見告矣。不早少創之，使屢得志，臣恐四方守臣，無復能行其志；而尾大之勢成。臣愚以爲非細故也。所謂宗室驕恣者此也。臣聞才者，材也。養之貴素，使之貴器；養之素

則不_レ乏，使之器則得_レ宜。古者一官必有數人堪此任者。是以代置承_レ乏，不曠天工。今國家於人才，素未常留意以蓄養之，而使之又不當其器。一言議及，輒見逐去。及至缺乏，又不得已，輸資逐格而敘進之。所進或頗不逮所去。今朝廷濟濟，雖不可謂無人，然亦豈無抱異才而隱伏者乎？亦豈無罹微玷而永廢者乎？臣愚以爲諸非貪婪至無行者，盡可隨才任使，效一節之用；况又卓卓可錄者，而皆使之槁項黃馘以終其身，甚可惜也！吏安得不_レ乏？所謂庶官瘝曠者此也。守令者，親民之吏也。守吏之賢否，監司廉之；監司之取舍，銓衡參之。國朝之制，不可謂不周悉矣。邇來考課不嚴，名實不覈，守令之於監司，奔走承順而已。簿書期會爲急務，承望風旨爲精敏。監司以是課其賢否，上之銓衡。銓衡又不深察，惟監司之爲據。至或舉劾參差，毀譽不定，賄多者階崇，巧宦者秩進。語曰：何以禮義爲才多而光榮；何以謹慎爲勇猛而臨官。以此成風，正直之道塞，勢利之俗成。民之利病，俗之污隆，孰有留意者乎？所謂吏治因循者此也。夷狄之患，雖自古有之，然守備素具，外侮不能侵也。今虜騎日久，邇來尤甚，或當宣大，或入內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邊圉之臣，皆務一時幸而不爲大害，則欣然而喜；無復有爲萬世之慮，建難勝之策者。頃者陛下赫然發奮，激厲將士，雲中之戰，遂大克捷。

此振作之效也。然法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乘戰勝之氣，爲預防之圖，在此時矣。而迄於無聞。所謂邊備未修者此也。天地生財，自有定數。取之有制，用之有節，則裕；取之無制，用之不節，則乏。今國賦所出，仰給東南。然民力有限，應辦無窮，而王朝之費，又數十倍於國初之時。大官之供，歲累巨萬，中貴徵索，谿壑難盈。司農屢屢告乏。夫以天下奉一人之身，雖至過費，何遂空乏乎？則所以耗之者，非一端故也。語曰：三寸之管而無當，不可滿也。今天下非特三寸而已。所謂財用大匱者此也。五者之弊，非一日矣。然臣以爲此特臃腫痿痺之病耳，非大患也。如使一身之中，血氣升降而流通，則此數者可以一治而愈。夫惟有所壅閉而不通，則雖鍼石藥物無所用。伏願陛下覽否泰之原，通上下之志，廣開獻納之門，親近輔弼之佐使。羣臣百寮，皆得一望清光而通其思慮。君臣之際，曉然無所闕格。然後以此五者，分職而責成之。則人人思效其所長，而積弊除矣。何五者之足患乎？臣聞扁鵲見桓公曰：君有疾，不治將深。桓公不悅也。再見，又言之。三見，望之而走矣。人病未深，固宜早治。不然，臣恐扁鵲望之而走也。狂瞽愚臣，輒觸忌諱，惶悚無已。雖然，狂夫之言，聖人擇焉。伏維聖明，少留意於此。天下幸甚！

嘉靖二十九年庚戌

公曆一五五〇年

先生二十六歲

是年秋八月，俺答犯京師，自通州渡河而西，前鋒七百騎，駐安定門外教塲，遂薄都城。會仇鸞楊守謙各以兵至，帝拜鸞大將軍，節制諸路兵馬；守謙爲兵部侍郎，提督軍務。時勤王兵先後五六萬人，皆聞變卽赴，未齋糗糧。制下犒師，牛酒諸費，皆不知所出。戶部文移往復，越二三日，軍士始得數餅餌。益饑疲不任戰。帝久不視朝，軍事無由面白。廷臣多以爲言，不許。禮部尙書徐階從固請，乃許之。羣臣昧爽入，帝始御奉天殿，不發一詞，但命階奉敕諭，切責百官，而趣諸將戰甚急。兵部尙書丁汝夔以咨武英殿大學士嚴嵩。嵩曰：「塞上敗可掩也。失利輦下，上無不守，誰執其咎？寇飽自颺去耳。汝夔因不敢主戰，且承嵩意，戒諸將勿輕舉。守謙以孤軍薄俺答營，而陣無後繼，亦不敢戰。於是諸將皆堅壁不發一矢。輒以汝夔守謙爲辭。」寇遂燬城外廬舍，火光燭天，亦莫能救。寇縱橫內地，凡八日，本無意攻城，且所掠已過望。乃整輜重，將趨白羊口而去。仇鸞尾之，寇猝東返，鸞兵潰，死傷千餘人。寇遂徐由古北口出塞。諸將收斬遺屍，得八十餘級。以捷聞。帝優詔慰鸞，加太保，賜金幣。汝夔守謙棄市。史所謂「庚戌之變」也。先生居京師，目覩其事，大爲憤慨。（參明紀）

嘉靖三十年辛亥公曆一五五一年先生二十七歲

時嚴嵩用事，賄賂公行。錦衣衛經歷沈鍊疏刻嵩贖賄十罪，並及吏部尙書夏邦謨諛諛狀，請均斥罷。帝怒榜之數十，謫佃保安。鍊既被謫，中外懾嵩威，益箝口。南京御史王宗茂，拜官甫三月，卽劾嵩負國十罪。疏至通政司，趙文華密以示嵩。留數日始上。由是嵩得預爲地。遂以宗茂誣詆大臣，謫平陽縣丞。仇鸞驚怯畏寇，密遣人持貨幣結俺答義子托克托，使貢馬互市。開馬市大同宣府。兵部車駕司員外郎楊繼盛，以仇恥未雪，示弱辱國。乃奏言十不可五謬。略曰：互市者，和親別名也。俺答蹂躪以和。不可一。下詔北伐，天下曉然知聖意，日夜征繕助兵食。忽更之曰和，失信天下。不可二。以堂堂中國，與之互市。冠履倒置。不可三。海內豪傑，爭磨礪待試，一旦委置無用，異時號召，誰復興起？不可四。使邊鎮將帥以和議故，美食偷安，懈弛兵事。不可五。往時邊卒私通境外，吏率裁禁。今乃導之使與通。不可六。盜賊伏莽，徒囂國威不敢肆耳。今知朝廷畏怯，睥睨之漸必開。不可七。俺答往歲深入，乘我無備故也。備之一歲，以互市終。彼謂國有人乎？不可八。或俺答負約不至；至矣，或陰謀伏兵突入。或今日市明日復寇。或以下馬索上值。不可九。歲帛數十萬，得馬數萬匹，十年以後，帛將不繼。不可十。議者曰吾外爲市以復寇之，而內修我甲兵。此一謬也。夫寇欲無厭，其以讜終明甚。苟內修武備，安事鞮縻？曰吾因市以益吾馬。此二謬也。夫和則不戰，馬將焉用，且彼窟肯予我良馬哉？曰市不已，彼且入貢。此三謬也。夫貢之費不替，是名美而實大損也。曰俺答利我市，必無失信。此四謬也。吾之市能盡給其衆乎？能信不給者之無入掠乎？曰佳兵不祥，此五謬也。敵加已而應之，何佳也？人身四支，皆癰疽，毒日內攻，而懼藥石可乎？此蓋必有爲陛下主其事者。故公卿大夫知而莫爲一言。宜奮獨斷，悉按諸言互市者。疏入，帝頗心動。下鸞等會議。鸞攘臂嘗曰：豎子目不睹寇，宜其易之。諸大臣遂

言遣官已行，勢難中止。帝尙猶豫，鸞復進密疏。乃下繼盛獄，尋貶狄道典史。（參通鑑明紀）

嘉靖三十一年壬子

公曆一五五二年

先生二十八歲

是年徐階以禮部尙書初入內閣，嚴嵩忌之。階危甚，度未可爭，乃謹事嵩。時仇鸞與嵩相惡。嵩密疏毀鸞。鸞亦陳嵩及子世蕃貪橫狀。帝稍疏嵩。嵩當入值，帝不召。嵩見徐階等入西內，卽與俱入。至西華門，門者以非詔旨格之。嵩還第，與世蕃對泣。因結錦衣都督陸炳共圖鸞。鸞發疽死。炳盡發其通虜納賄狀。帝大怒，下詔暴鸞罪，追戮之；傳首九邊。而俺答仍屢內犯，因罷馬市。

浙江倭寇日劇，奸民汪直徐海陳東麻葉輩爲之主謀，倭悉聽其指揮。遂誘之入寇。而海中巨盜，皆襲倭服飾旂號，分艘掠內地。無不大利。廷議復設巡撫，以王忬任之。然賊已蔓延不可撲滅，爲東南大患。（參通鑑明紀）

嘉靖三十二年癸丑

公曆一五五三年

先生二十九歲

帝旣誅仇鸞，罷馬市，乃思繼盛言，自典史四遷爲兵部員外郎。嵩恨鸞初陵已，善繼盛首攻鸞，欲驟貴之；復改兵部武選司。而繼盛惡嵩甚於鸞，且念起謫籍，思所以報國。抵任甫一月，卽草疏刻嵩十

大罪五奸。齋三日乃上疏。

略曰：祖宗罷丞相，設閣臣，備顧問，視制草而已。嵩乃儼然以丞相自居，百官奔走請命，直房如市。無丞相名而有丞相權，是壞祖宗之法。大罪一。陛下用一人

，嵩曰我善也；斥一人，曰此非我所親。陛下有一人，嵩曰我救也；罰一人，曰此得罪於我。何陛下喜怒以惑威福，是竊君上之大權。大罪二。陛下有善政，嵩必令子世蕃告人曰：主上不及此，我讓而成之。欲天下以陛下之

善盡歸於己。是掩君上之治功。大罪三。陛下令嵩稟擬，蓋其職也，豈可取而令世蕃代之？題疏方上，天語已傳。故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謠。是縱姦子之僭竊。大罪四。殿效忠殿鶴，乳臭子耳，未嘗一涉行伍，皆以軍功官

錦衣。兩廣將帥，俱以私黨繼府部。是冒朝廷之軍功。大罪五。逆黨下獄，擊其惰歸，大機也，嵩戒丁汝璈勿戰。陛下疑憐，乃互相排抵，以泯前迹。是引悖逆之姦臣。大罪六。俺答深入，擊其惰歸，大機也，嵩戒丁汝璈勿戰

，是誤國家之軍機。大罪七。郎中徐學詩，給事中厲汝進，俱以劾嵩削籍。內外之臣中傷者何可勝計。是專黜陟之大柄。大罪八。文武選擢，但論金之多寡。將弁惟賄嵩，不得不脫削籍士卒；有司惟賄嵩，不得不捨克百姓。毒

流海內，患起城中。是失天下之人心。大罪九。自嵩用事，風俗大變，賄賂者荐及盜跖；疏拙者黜逐夷奔。守法度者為迂滯，巧彌縫者為才能。是傲天下之風俗。大罪十。嵩有是十罪，而又濟之以五奸：以左右待從之能察意

旨也，厚賄結納。得備聞宮中言動。是陛下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諜。以通政司之主出納也，以趙文華為使，凡有疏至，必先送嵩閱竟，然後入御。是陛下之喉舌，乃賊嵩之鷹犬。畏慮衛之嚮訪也，即令子世蕃結為婚姻。是陛

下之爪牙，皆賊嵩之瓜葛。畏科道之多言也，非其私屬不得與台諫。有所愛憎，即授之論劾。是陛下之耳目，皆賊嵩之奴隸。懼部寺之猶有人也，擇有才望者羅致門下，聯絡盤結，深根固蒂。是陛下之臣工，皆賊嵩之心膂。

陛下奈何愛一賊臣，而使百萬蒼生陷於塗炭哉？願陛下聽臣之言，察嵩之奸。疏入，帝已怒。嵩見召問二

王語，喜謂可指此為罪。密構於帝，帝益大怒。下繼盛詔獄。詰何故引二王。繼盛曰：非二王誰不憚嵩

者。獄上，杖之百。移刑部定罪。繼盛將杖，或遺之蝻蛇膽。卻之曰：椒山自有膽，何蝻蛇為？椒山，繼盛別字也。及入獄，創甚。夜半而薨。碎磁盃手割腐肉，肉盡，筋掛膜，復手裁去。獄卒執燈願欲墜。繼盛意氣

自若。卒繫獄三載。妻張氏伏闕上書，請代夫死，棄西市。

秋七月，俺答復大舉入寇。初，叛人趙全、邱富等以罪亡入敵，數誘入寇。且教之益習攻戰事，俺答信用之。其春，兩犯宣府，至是大舉深入。下渾源、靈邱、廣昌，急攻插箭、浮圖等峪。遊擊陳鳳、朱玉力戰卻之。敵分兵東犯蔚，西掠代繁時，已駐鄭延二十日，屠掠延慶諸城幾徧。會久雨，乃去。未幾，復寇大同。巡撫趙時春禦之，遇伏敗績。總兵官李涑戰死，全軍皆沒。既而復犯宣大，攻薊鎮、增、百道並進。警報日數十至，京師戒嚴。薊遼總督楊博悉力拒守，募死士夜斫其營，敵擾乃遁。（參通鑑明紀）

嘉靖三十三年甲寅

公曆一五五四年

先生三十歲

是年倭寇江浙，命張經總督軍務討之。時倭二萬餘據柘林、川沙窪，抄掠四出。經至，選將練兵，爲搗巢計。以江浙山東兵屢敗，乃大徵兩廣狼土兵，協力進剿。遂敗倭於王江涇，斬一千九百餘級，焚溺死者無算。爲軍輿戰功第一。嵩黨趙文華同督師，與不睦，攘之以奏。謂己與巡按御史胡宗憲督師所致。帝以問嵩，嵩對文華指，且言狼兵初至，經不許戰。及文華宗憲致捷，遂冒以爲功。帝深入其言，卽下詔逮經。經交疏，言臣任總督半載，前後俘斬五千，乞賜原宥。不納。遂與巡撫李天寵俱論死。繫

獄。舉朝知其冤，莫敢奏。與繼盛同日棄市死。（參通鑑）

先生居京師八年，不得志，告假歸鄉養病。頻行致徐存齋相公函云：居正惶恐頓首再拜上書師閣下：居正少不自慎，被狗馬病，伏蒙台慈，得諒其愚，即日南發，遠隔門牆，未一奉徽音。徘徊瞻望，竊念正自寒士，非闕闕衣冠之族，乏金張左右之容。弱冠登朝，賴相公甄拔，廁在下弟子，深蒙鑒獎。雖仲舉知深於徐孺，中郎倒屣於仲宣，未爲過也。知己之恩，每懷國士之報。假令相公與周召之業，使如正者，束帶立朝，參制作之任，或拾遺左右，備九九之數。雖不能使惡言不至，門人加親，然進奮短鬪飛翔之用，退效杞梁一介之死，正雖至愚，敢不勉乎。小人命薄，分過災生。蒲柳之質，一旦溘先朝露，則終無以報知獎之恩，死有餘恨。竊不自諒，有惓惓之愚，秋毫少效於萬一。惟相公裁察焉！相公雅量古心，自在詞林，卽負重望三十餘年。及登揆席，益允物情。內無瑣瑣姻婭之私，門無交關請謁之憂。此天下士傾心而延佇也。然自爰立以來，今且二稔，中間淵謀默運，固非讞讖可窺，然綱紀風俗，宏謨巨典，猶未見使天下改觀而易聽者。相公豈欲委順以俟時乎？語曰：日中必慧，操刀必割，竊見向者張文隱公剛直之氣，毅然以天下爲己任，然不逾年遽以病歿。近歐陽公人倫冠冕，耆用方

殷亦奄然長逝。二公者，皆以神智妙用，和光遵養。然二三年間，相繼彫謝。何則？方圓之施，異用，僇結之懷，難堪也。相公於兩賢，意氣久投，何圖一旦奄喪。誰當與相公共功者？况今榮進之路，險於榛棘。惡直醜正，實繁有徒。相公內抱不羣，外欲渾跡，將以俟時，不亦難乎？盍若披腹心，見情素，伸獨斷之明計，捐流俗之顧慮，慨然一決其平生。設天啟其衷，忠能悟主，卽竹帛之名可期也。吾道竟阻，休泰無期，卽抗浮雲之志，遺世獨往，亦一快也。孰與鬱鬱顛顛，而竊歎也。夫宰相者，天子所重也。身不重，則言不行。近年以來，主臣之情，日隔，朝廷大政，有古匹夫可高論於天子之前者，而今之宰相，不敢出一言。何則？顧忌之情勝也。然其失在象糜人主之爵祿，不能以道自重，而言之動人主，必不可幾矣。願相公高視玄攬，抗志塵埃之外，其於爵祿也，量而後受。寵至不驚，皎然不利之心，上信乎主，下孚於衆，則身重於泰山，言信於蒼龜。進則爲龍爲光，退則爲鴻爲冥，豈不綽有餘裕哉！公孫弘有言：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身爲漢相，脫粟布被，良史稱之。夫京師四方之極，大臣庶民之表也。自頃內外用竭，習尙侈靡，貧者襁褐不完，而在位者或婢妾衣紈綺。百姓藜藿不飽，而在位者或廝養厭梁肉。此損下益上之尤者也。誠宜倡之以儉，視之以禮，弘晏子狐裘之節，覽詩八羔羊之詠，庶

儼刑百辟，易移侈俗也。夫天子有諍臣，士有諍友，故能動不失則。故藥石生我，美疾滋毒也。端人直士，藥石也；令色孔壬，美疾也。然端直勁而難親，僉壬柔而易狎。傾佞之人，未語而唯唯，未言而諾諾，較德擬於皋伊，論功則卑乎管晏；足使人志滿情逸，受其面諛。此高允所以深疾，閔湛謂其所營尺寸之間，而貽崔浩無窮之害者也。願相公擇士之端諒者，使在左右，資其匡輔，聞其讜言，亦鴻業之一助也。夫士習者，人才之關也。自頃士氣頹靡，廉恥道喪，苞苴顯於簪雉，倖孔多於亡羊。乞溫逐臭，相煽成風。豈可令明主在上，相公在位，而習弊至此？夫爵祿賞鑒，所以磨世也；廉恥節義，所以建標也。爵祿賞鑒，不足以激上才，止可以勸中人耳。然上才百一，中才者多，今爵祿賞鑒，常歸之廉恥節義，則中才者望標而趨矣。迨夫清議已行，士氣已振，然後相公振之以無名之樸，醞之以醇和之氣，即大化薰蒸，風俗長厚矣。此相公今日所得爲者。若夫格天之業，致王之功，固非末世所與，且愚蒙未諳，故不敢言也。夫翳耆之翬，無以論九蒼之高；蹄涔之遊，無以測四溟之深。相公德冠宇宙，知兼衆哲，而下走欲以管窺之見，仰禪高深，不狂則愚。且以下賤，亦干非其分。不知者以爲預結於左右也。然自惟受恩深重，苟有效於涓埃，即剖肝裂膚，在所不辭；况卹其他乎？古人之言曰：近而不言爲

諂，遠而不言爲怨。今將遠矣，不勝感激瞻望之懷。臨發濟然，詞不宣心。仰惟相公清閑之燕，垂察狂狷之言。幸甚幸甚！（見文集書牘十五）讀此可見先生之中懷鬱鬱，無所發舒。留別贈言，頗知相體。雖爲規勸華亭（徐階）實亦自寫其懷抱也。

嘉靖三十四年乙卯

公曆一五五五年

先生三十一歲

是年先生歸里，讀書學農。先是甲寅上疏請告，既歸，歸則卜築小湖山中，課家僮，錫土編茅，築一室，僅四五椽。種竹半畝，養一癩鶴，終日閉關不啟。人無所得望見。惟令童子數人，事洒掃，煮茶洗藥。有時讀書，或棲神胎息，內視返觀。久之既神氣日益壯，遂下帷。益博極載籍，貫穿百氏。究心當世之務。蓋徒以爲儒者當如是。其心固謂與泉石益宜。儻然無當世意矣。（採行實）

嘉靖三十五年丙辰

公曆一五五六年

先生三十二歲

是年倭復大寇江浙。初，張經被逮，易以周疏。未幾，又以楊宜代之。時倭聚柘林。其黨自紹興竄，轉掠杭嚴徽甯國太平，直犯南京。出秣陵關，剗溧陽宜興，抵無錫，趨潞墅，轉鬪數千里。殺傷四千人。歷八十餘日，始爲應天巡撫曹邦輔所殲。趙文華欲分其功，而邦輔捷書已奏。文華恨之。乃大集浙直兵，

與宗憲親將之。搗倭於松江之陶宅，進營甌橋。倭悉銳來衝，大敗。文華氣奮，乃定計招撫。會川兵破賊周浦，總兵俞大猷破賊海洋。文華遂言水陸功成，江南清晏，請還朝。許之。比至，言餘倭無幾。盛毀楊宜而薦宗憲。遂奪宜職，謫戍邦輔，而推宗憲爲兵部侍郎，督諸軍討倭。旣而文華亦請行。命兼右副都御史，提督軍務，與宗憲相狼狽。已而宗憲俘陳東，平徐海。文華以大捷聞，歸功上。帝大喜。加文華少保，宗憲右都御史。（參通鑑明紀）

嘉靖三十六年丁巳

公曆一五五七年

先生三十三歲

先生遊衡嶽，撰前後二記。考全集未誌年月，姑系於此。俟搜得同遊五人題名原拓，再行考正。

嘉靖三十七年戊午

公曆一五五八年

先生三十四歲

先生鄉居，撰學農園記以自况。略曰：……余少苦篤貧，家靡擔石。弱冠登仕，裁有田數十畝。嘉靖甲寅，以病謝。自念身被沉疴，不能簪筆執簡，奉承明之闕。若復馳逐城府，與賓客過從，是重增其戾。乃一切謝屏親故，即田中闢地數畝，植竹種樹，誅茆結廬，以偃息其中。時復周行阡陌間，與田父傭叟，測土壤燥濕，較種種先後，占雲望稔，以知歲時之豐凶。每觀其被風露，炙熯日，終歲僕僕，僅免於饑。

小不登，卽婦子不相眄。而官吏催科，急於救療，寡髮夜泣，逋寇霽行。未嘗不惻然以悲，惕然以恐也。或幸年穀順成，黃雲被壟，歲時伏臘，孺老歡呼，相與爲一日之澤。則又欣然以喜，霽然以娛。雖無冀，缺躬饑之勤，沮溺耦耕之苦，而咏歌欣戚，罔不在是。旣復自惟，用拙才劣，乏弘濟之量，惟力田疾耕，時得甘饑，以養父母，庶獲無咎。且斯事雖賤，非學亦無由知也。因榜其園曰「學農」，以申止足之義焉。或曰：農，生民之本也。周家用稼穡興王業，卽治天下國家，固亦由力本節用，抑浮重穀，而後化可興也。吾子意在斯乎？夫君子志其遠者大者，小人志其淺者近者。吾儕小人，饕餮之不給是虞，而又敢有他志，且爲菟裘，以娛吾生而已。詩曰：優哉遊哉，聊以卒歲。（見文集九）

嘉靖三十八年己未

公曆一五五九年

先生三十五歲

是年把都兒辛愛謀大舉入犯，駐會州。挾朶顏爲鄉導，聲言東下。薊遼總督王忬不能察，遽引兵而東，號令數易。虜乘間入潘家口，渡灤河而西，大掠遵化，遷安薊州玉田，駐內地五日，京師大震。御史王漸方輅交章劾忬，遂逮忬入詔獄論死。而倭復自象山突台州。譚綸連破之，馬崗何家磯。又與戚繼光共破之，葛埠南灣。倭有寇海門者，巡撫都御史李遂令副將劉景韶遊擊邱陞扼如皋，而身馳

秦州當其衝。賊知如皋有備，將犯秦州。遂急檄景韶，陞退賊，連戰皆捷。先是遂語諸將曰：賊若由秦州出鳳泗，則陵寢驚；若由黃橋逼瓜儀，則運道梗；若沿海而至，廟灣則絕地也。及是，賊果沿海東掠。遂喜曰：賊無能爲矣。令景韶尾其後而致之廟灣。復慮賊突淮安，乃夜半馳入城。賊尋至，遂督參將曹克新等禦之姚家蕩。會通政唐順之，副總兵劉顯來援，賊大敗，走保廟灣。景韶亦敗賊印莊廟灣。賊據險不出。攻之月餘，不克。順之顯馳救三沙，遂令景韶填塹，夷木，壓壘而陳。以火焚其舟。賊乘夜兩潛遁，追至蝦子港。江北倭悉平。帝璽書獎遂，遷南京兵部侍郎，以順之代爲巡撫。順之尋卒。（參通鑑明紀）

先生鄉居已數載，堅臥不起。其父常怏怏。據其先考觀瀾公行略云：甲寅，不肯以病謝歸，前後山居者六年。有終焉之志。先君忽忽不樂，日見憔悴，不肯竊疑之。因親友以探意，先君言：吾生平志願未遂，望吾兒樹立，用顯吾祖。今願若此，吾復何望！不肯不得已，復出。（見文集九）

嘉靖三十九年庚申

公曆一五
六〇年

先生三十六歲

先生赴京，以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勸學興禮，建首善爲天下先。時司成爲新鄭高拱，甚

相得，相期以相業。（據本傳）

嘉靖四十年辛酉

公曆一五六一年

先生三十七歲

嘉靖四十一年壬戌

公曆一五六二年

先生三十八歲

嚴嵩罷相，徐階代爲首輔，荐先生充承天大志副總裁。先是帝詔文學侍從，纂述興都肇事，以爲承天大志。閱歲弗就。及先生以中允充副總裁，領其事。甫八月而手自脫藁，爲十二紀以獻。書既上，帝嘉之。（據行實）

嘉靖四十二年癸丑

公曆一五六三年

先生三十九歲

倭自胡宗憲誘誅海盜汪直以後，即移駐柯梅。浙東江北漸甯，而患盡移於福建。閩人之在朝者，爭劾宗憲嫁禍。倭尋陷興化府，焚掠一空，移據平海衛不去，遠近震動。詔急徵俞大猷充總兵官，戚繼光爲副，合兵往討。時劉顯自廣東赴援，以兵少，壁城下不敢戰。大猷至，亦不欲攻。乃與顯別邀賊於長樂殲之。至是繼光以浙兵來會。巡撫譚綸令繼光將中軍，顯左大猷右，合攻賊於平海。繼光先登，左右軍繼之。斬級二千二百有奇。還被掠者三千人。倭遁去。遂復興化。其侵犯他州縣者，亦爲諸將

所破。閩患少熄。十月，辛愛把都兒復自墻子嶺磨刀峪潰墻入，大掠順義三河，直抵通州。京師戒嚴。
(參通鑑明紀)

先生以右春坊右諭德，兼太子裕邸講讀。王甚賢之。邸中中官亦無不善之者。而李芳數從問書義，頗及天下事。(採本傳)

嘉靖四十三年甲子 公曆一五六四年 先生四十歲

是年倭餘黨復糾新倭萬餘，圍仙遊。巡撫譚綸及總兵官戚繼光大破之城下。繼光又追破賊王倉坪，斬首數百級，餘多墜崖谷死。存者數千，奔據漳浦蔡丕嶺。繼光分五哨，身持短兵，緣崖上，俘斬數百人。餘賊掠漁舟出海去，福建倭平。竄入潮州，與大盜吳平相犄角。復爲俞大猷等大破之海豐。

(據明紀)

嘉靖四十四年乙丑 公曆一五六五年 先生四十一歲

嚴嵩自罷相後，歸至南昌。世蕃論戍雷州，未至而返。羅龍文一詣戍所，卽逃還徽州，數往來江西，與世蕃計事。世蕃大治園亭，勢饒不少衰。其監工奴見袁州推官郭諫臣不爲起，會南京御史林潤按

視江防，因與諫臣謀，馳疏盡發其罪。帝卽詔潤逮捕。既械至京，潤復劾世蕃罪甚具，且及寃殺楊繼盛沈鍊狀。世蕃喜謂其黨曰：無恐，獄且解。刑部尙書黃光昇等以獄詞白徐階。階曰：諸公欲生之乎？僉曰：必欲死之。階曰：若是，適所以生之也。夫楊沈之獄，嵩皆巧取上旨。今顯及之，是彰上過也。必如是，諸君且不測。嚴公子款段出都門矣。爲手削其草，獨案羅龍文與汪直交通賄世蕃求官。世蕃用日者言，以南昌倉地有王氣，取以治第，制擬王者。又結宗人典樸，陰伺非常，多聚亡命。南通倭，北通虜，共相響應。卽日令光昇等疾書奏之。世蕃聞諗曰：死矣。遂棄市。籍其家，黃金可三萬餘兩，白金三百餘萬兩，其他珍寶服玩，所值又數百萬。嵩及諸孫皆爲民。後二年，嵩老病，寄食墓舍以死。（參通鑑明紀）

嘉靖四十五年丙寅 公曆一五六六年 先生四十二歲

帝久不視朝，專意齋醮。廷臣自楊最楊爵得罪後，無敢言者。至是，戶部主事海瑞獨上疏論之。略曰：陛下即位初年，敬一箴心，冠履分辨。天下欣然望治。未久而妄念牽之，謬謂長生可得，一意修玄。二十餘年不視朝政，治紀弛矣。推廣事例，名器濫矣；二王不相見，人以爲薄於父子；以猜疑誹謗踐辱臣下，人以爲薄於君臣；樂西苑而不返，人以爲薄於夫婦。吏貪官橫，民不聊生，水旱無時，盜賊滋熾。陛下試思，今日天下，爲何如乎？古者人君有過，賴臣工匡弼，今乃修齋建醮，相率進香。仙桃天藥，同謝表賀。建宮築室，則將作鳩力經營

。講香市室，則度支差求四出。陛下誤舉之，而諸臣誤順之，無一人肯爲陛下言者，諛之甚也。自古聖賢垂訓，未聞有所謂長生之說。陛下師事陶仲文，仲文則既死矣。彼不長生，而陛下何獨求之。誠一旦翻然悔悟，日御正朝，與諸臣講求天下利病。洗數十年之積誤，使諸臣亦得洗數十年之阿。帝得疏大怒，抵之地，顧左右趣執之，無君之恥。天下何憂不治。萬事何憂不理。此在陛下下一振作間而已。帝得疏大怒，抵之地，顧左右趣執之，無使遁。宦官黃錦在側曰：聞此人上疏時，已市一棺，訣妻子，待罪於朝，童僕亦奔散無留者，是不遁也。帝默然。少頃復取讀之，爲感動太息，留中者數月。曰：此人可方比干，第朕非紂耳。會帝有煩懣疾，召徐階議內禪，因曰：海瑞言俱是，朕今病久，安能視事。又曰：朕不自謹慎，致此疾困，使朕能出御便殿，豈受此人詬罵耶？遂逮瑞下詔獄論死。獄上，階力救，奏遂留中。至隆慶初始釋出。帝尋大漸，自西苑還大內，遂崩。是曰世宗。徐階草遺詔，引先生與共謀。時先生已任翰林院侍讀學士，掌院事矣。（參通鑑明紀及行實）

隆慶元年丁卯

公曆一五六七年

先生四十三歲

世宗崩，裕王載厚卽皇帝位。晉先生禮部右侍郎，旋改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與裕邸故講官陳以勤同參大政。進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尋充世宗實錄總裁。時徐階以宿老居首輔。高拱郭樸以草詔階不與共謀，遂與階有隙。無何，拱樸相繼罷相。俺答復寇山西，以王崇古總督三邊。

(參通鑑明紀及本傳)

隆慶二年戊辰

公曆一五六八年

先生四十四歲

徐階罷相，李春芳晉爲首輔。此二人在閣，皆折節禮士。先生時已加少保兼太子太保，獨引相體，倨見九卿，無所延納。間出一語，輒中肯綮。人以是嚴憚之。重於他相。八月，進陳六事疏。爲後來柄政之綱領。疏云：臣聞帝王之治天下，有大本，有急務。正心修身，建極以爲臣民之表率者，圖治之大本也；審幾度勢，更化宜民者，救時之急務也。大本雖立，而不能更化以善治，譬之琴瑟不調，不解而更張之，不可鼓也。恭維我皇上踐祚以來，正身修德，講學勤政，惓惓以敬天法祖爲心，以節財愛民爲務。圖治之大本，旣以立矣。但近來風俗人情，積習生弊，有頹靡不振之漸，有積重難反之幾。若不稍加改易，恐無以新天下之耳目，一天下之心志。臣不揣愚陋，日夜思惟，謹就今時之所宜者，條爲六事。開款上請，用備聖明採擇。臣又自惟，幸得以經術遭逢聖主，備位輔弼，朝夕與同事諸臣，寅恭楷協。凡有所見，自可隨事納忠，似不必更有建白。但臣之愚昧，竊見皇上有必爲之志，而淵衷靜默，臣下莫能仰窺。天下有願治之心，而舊習因仍，趨向未知所適，故敢不避形迹，披瀝上陳，期於宣昭主德，

而齊一衆志。非有他也。伏乞聖慈垂鑒，俯賜施行。天下幸甚！臣愚幸甚。

一省議論。臣聞天下之事，慮之貴詳，行之貴力，謀在於衆，斷在於獨。漢臣申公云：爲治不在多言，願力行何如耳。臣竊見頃年以來，朝廷之間，議論太多。或一事而甲可乙否，或一人而朝由暮跖，或前後不覺背馳，或毀譽自爲矛盾。是非淆於唇吻，用舍決於愛憎。政多紛更，事無統紀。又每督撫等官，初到地方，卽例有條陳一疏，或漫言數事，或更置數官。文藻競工，覽者每爲所眩。不曰此人有才，卽曰此人任事。其實蒞任之始，地方利病，豈盡周知；屬官賢否，豈能洞察？不過探聽於衆口耳。讀其詞藻，雖若爛然，究其指歸，茫未有效。比其久也，並其自言者而忘之矣。卽如昨年皇上以虜賊內犯，特勅廷臣集議防虜之策，當其時，衆言盈庭，羣策畢集。今又將一年矣，其所言者果盡舉行否乎？其所行者果有實效否乎？又如薊鎮之事，初建議者曰：吾欲云云，當事者亦曰：吾欲云云，曾無幾何，而將不相能，士譁於伍。異論繁興，訛言踵至。於是議罷練兵者又紛紛矣。臣竊以爲事無全利，亦無全害，人有所長，亦有所短，要在權利害之多寡，酌長短之所宜，委任責成，庶克有濟。今始則計慮未詳，旣以人言而遽行，終則執守靡定，又以人言而遽止。加之愛惡交攻，意見橫出，讒言微中，飛語流傳，尋

之莫究其端，聽者不勝其眩。是以人懷疑貳，動見譸張，虛曠歲時，成功難睹。語曰：多指亂視，多言亂聽。此最當今大患也。伏望皇上自今以後，勵精治理，主宰化機，掃無用之虛詞，求躬行之實效。欲爲一事，須審之於初，務求停當；及計慮已審，卽斷而行之。如唐憲宗之討淮蔡，雖百方阻之，而終不爲之搖。欲用一人，須慎之於始，務求相應；既得其人，則信而任之。如魏文侯之用樂羊。雖謗書盈篋，而終不爲之動。再乞天語丁寧，都院等衙門，今後如宜仰體朝廷省事尙實之意，一切章奏，務從簡切。是非可否，明白直陳。毋得彼此推諉，徒託空言。其大小臣工，亦各宜秉公持正，以誠心直道相與，以勉修職業爲務。反薄歸厚，尙質省文，庶治理可興，而風俗可變也。伏乞聖裁！

一振紀綱。臣聞人主以一身而居乎兆民之上，臨制四海之廣，所以能使天下皆服從其教令，整齊而不亂者，紀綱而已。綱如網之有繩，紀如絲之有總。詩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此人主太阿之柄，不可一日而倒持者也。臣竊見近年以來，紀綱不肅，法度不行，上下務爲姑息，百事悉從委徇。以模稜兩可謂之調停，以委曲遷就謂之善處。法之所加，唯在於微賤；而強梗者，雖壞法干紀，而莫之誰何。禮之所制，反在於朝廷；而爲下者，或越禮犯分，而恬不知畏。陵替之風漸成，指臂之勢難使。賈誼所

謂改整古陸展字言脚者，深可慮也。然人情習玩已久，驟一振之，必將曰：此拂人之情也。又將曰：此務

爲操切者也。臣請有以解之：夫徇情之與順情，名雖同而實則異；振作之與操切，事若近而用則殊。

蓋順情者，因人情之同欲者而施之。大學謂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者也。若徇情則不顧理

之是非，事之可否，而惟人情之是便而已。振作者，謂整齊嚴肅，懸法以示民，而使之不敢犯。孔子所

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者也。若操切則爲嚴刑峻法，虐使其民而已。故情可順而不可徇，法宜嚴而

不宜猛。伏望皇上奮乾綱之斷，普離照之明；張法紀以肅羣工，攬權綱而貞百度。刑賞予奪，一歸之

公道，而不必曲徇乎私情；政教號令，必斷於宸衷，而毋致紛更於浮議。法所當加，雖貴近不宥；事有

所枉，雖疏賤必申。仍乞勅下都察院，查照嘉靖初年所定憲綱事理，再加申飭，秉持公論，振揚風紀，

以佐皇上明作勵精之治庶體統正，朝廷尊，而下有法守矣。伏乞聖裁！

一重詔令。臣聞君者，主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君不主令，則無威；臣不行君令而致

之民，則無法。斯大亂之道也。臣看得舊規，凡各衙門章奏，奉旨有某部看了來說者，必是緊要事情，

重大機務。有某部知道者，雖若稍緩，亦必合行事務或關係各地方民情利弊，該衙門自宜參酌緩

急，次第題覆。至於發自聖衷，特降勅諭者，又與泛常不同，尤宜上緊奉行，事乃無壅。蓋天子之號令，譬之風霆。若風不能動，而霆不能擊，則造化之機滯，而乾坤之用息矣。臣竊見近日以來，朝廷詔旨，多廢格不行。鈔到各部，概從停閣。或已題奉欽依，一切視爲故紙。禁之不止，令之不從。至於應勸應報，奉旨行下者，各地方官尤屬遲慢。有查勘一事，而數十年不完者。文卷委積，多致沉埋。干證之人，半在鬼錄。年月既遠，事多失真。遂使漏網終逃，國有不伸之法。覆盆自苦，人懷不白之冤。是非何由而明？賞罰何由而當？伏望勅下部院等衙門，凡大小事務，既奉明旨，須數日之內，卽行題覆。若事理了然，明白易見者，卽宜據理剖斷，毋但諉之撫按議處，以致耽延。其有合行議勘問奏者，亦要酌量事情緩急，道里遠近，嚴立限期，責令上緊奏報。該部設立號簿，發記註銷。如有違限不行奏報者，從實查參，坐以違制之罪。吏部卽以此考其勤惰，以爲賢否。然後人思盡職，而事無壅滯也。伏乞聖裁。

一、數名實。臣聞人主之所馭其臣者，賞罰用舍而已。欲用舍賞罰之當，在於綜覈名實而已。臣每見朝廷欲用一人，當事者輒有乏才之歎。竊以爲古今人才，不甚相遠，人主操用舍予奪之權，以奔走天下之士，何求而不得？而曰世無才焉，臣不信也。惟名實之不覈，揀擇之不精，所用非其所急，所取

非其所求。則上之爵賞不重，而人懷僥倖之心。牛驥以並駕而俱疲，工拙以混吹而莫辨。才惡得而不乏，事惡得而有濟哉？臣請略言其概：夫器必試而後知其利鈍，馬必駕而後知其驚良。今用人則不然，稱人之才，不必試之以事；任之以事，不必更考其成。及至債事之時，又未必明正其罪。惟魯少文者，以無用見譏，而大言無當者，以虛聲竊譽；倜儻伉直者，以忤時難合，而脂韋逢迎者，以巧官易容。其才雖可用也，或以卑微而輕忽之；其才本無取也，或以名高而尊禮之。或因一事之善，而終身借之以爲資；或以一動之差，而衆口訾之以爲病。加以官不久任，事不責成，更調太繁，遷轉太驟，資格太拘，毀譽失實。且近來又有一種風尚，士大夫務爲聲稱，舍其職業，而出位是思。建白條陳，連編累牘。至覈其本等職業，反屬茫昧；主錢穀者不對出納之數，司刑名者未諳律例之文。官守旣失，事何由舉。凡此皆所謂名與實爽者也。如此則真才實能之士，何由得進；而百官有司之職，何由得舉哉？故臣妄以爲世不患無才，患無用之道。如得其道，則舉天下之士，唯上之所欲爲，無不應者。臣聞皇上慎重名器，愛惜爵賞。用人必考其經，授任必求其當。有功於國家，卽千金之賞，通侯之印，亦不宜吝；無功國家，雖嘲笑之微，敵袴之賤，亦勿輕予。仍乞勅下吏部，嚴考課之法，審名實之歸。遵照

祖宗舊制，凡京官及外官，三六年考滿，毋得概引復職，濫給恩典。須明白開具稱職、平常、不稱職，以爲殿最。若其功過未大顯著，未可遽行黜陟者，乞將誥勅勳階等項，酌量裁與，稍加差等，以示激勸。至於用舍進退，一以功實爲準，毋徒眩於聲名，毋盡拘於資格。毋搖之以毀譽，毋雜之以愛憎；毋以一事概其平生，毋以一眚掩其大節。在京各衙門佐貳官，須量其才器之所宜者授之。平居則使之講究職業，贊佐長官。如長官有缺，卽以佐貳代之；不必另索。其屬官有諳練故事，盡心官守者，九年任滿，亦照吏部陞授京職。高者卽轉本衙門堂上官，小九卿堂官，品級相同者，不必更相調用。各處巡撫官果於地方相宜久者，或就彼加秩，不必又遷他省。布按二司官如參議久者，卽可陞參政。僉事久者，卽可陞副使；不必互轉數易，以滋勞擾。如此則人有專職，事有責成，而人才亦不患其缺乏矣。此外如臣言有未盡者，亦乞勅下該部，悉心講求，條列具奏。伏乞聖裁！

一固邦本。臣聞帝王之治，欲攘外者必先安內。書曰：民爲邦本，本固邦寧。自古雖極治之時，不能無夷狄盜賊之患，唯百姓安樂，家給人足，則雖有外患，而邦本深固，自可無虞。唯是百姓愁苦思亂，民不聊生，然後夷狄盜賊乘之而起。蓋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其勢然也。恭惟皇上嗣登大

實，首下蠲卹之詔，黎元忻忻，方切更生。獨昨歲以元年蠲賦一半，國用不足，又邊費重大，內帑空乏，不得已差四御史分道督賦，三都御史清理屯鹽。皆一時權宜，以佐國用之急，而人遂有苦其搜括者。臣近日訪之外論，皆稱不便。緣各御史差出，目覩百姓窮苦，亦無別法清查。止將官庫所儲，盡行催解。以致各省庫藏空虛，水旱災傷，視民之死而不能賑。兩廣用兵，供餉百出，而不能支。是國用未充，而元氣已耗矣。臣竊以爲天之生財，在官在民，止有此數。譬之於人，稟賦強弱，自有定分。善養生者，唯樽節愛惜，不以嗜欲戕之，而皆足以卻病而延壽。昔漢昭帝承武帝多事之後，海內虛耗，霍光佐之，節節省用，與民休息，行之數年，百姓阜安，國用遂足。然則與其設法徵求，索之於有限之數，以病民，孰若加意儉省，取之於自足之中，以厚下乎？仰惟皇上卽位以來，凡諸齋醮土木淫侈之費，悉行停革，雖大禹克勤克儉，不是過矣。然臣竊以爲矯枉者必過其正，當民窮財盡之時，若不痛加省節，恐不能救也。伏望皇上軫念民窮，加惠邦本，於凡不急工程，無益徵辦，一切停免。敦尚儉素，以爲天下先。仍乞勅下吏部，慎選良吏，牧養小民。其守令賢否殿最，惟以守己端潔，實心愛民，乃與上考稱職，不次擢用。若但善事上官，幹理簿書，而無實政及百姓者，雖有才能幹局，止與中考。其貪污顯

著者，嚴限追贖，押發各邊，自行輸納，完日發遣發落。不但懲貪，亦可以爲實邊之一助。再乞勅下戶部，悉心講求財用之所以日匱者，其弊何在；今欲措理，其道何由。今風俗侈靡，官民服舍，俱無限制。外之豪強兼併，賦役不均，花分詭寄，恃頑不納田糧，偏累小民。內之官府造作，侵欺冒破，奸徒罔利，有名無實。各衙門在官錢糧，漫無稽查，假公濟私，官吏滋弊。凡此皆耗財病民之大者。若求其害財者而去之，則亦何必索之於窮困之民，以自耗國家之元氣乎？前項催督御史，事完之後，宜卽令回京，此後不必再差，重爲地方之病。其屯鹽各差都御史，應否取回別用，但責成該管撫按，使之悉心清理，亦乞勅下該部，從長計議，具奏定奪。以後上下唯務清心省事，安靜不擾，庶民生可遂，而邦本獲寧也。伏乞聖裁！

一飭武備。臣惟當今之事，其可慮者莫重於邊防；廟堂之上，所當日夜圖畫者，亦莫急於邊防。邇年以來，虜患日深，邊事久廢。比者屢蒙聖諭，嚴飭邊臣。人心思奮，一時督撫將領等官，頗稱得人。目前守禦，亦略備矣。然臣以爲虜如禽獸然，不一創之，其患不止。但戰乃危事，未可易言，須從容審圖，以計勝之耳。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而其機要所在，惟在皇上赫然奮發，先定聖志。聖志定而懷忠蘊謀

之士，得效於前矣。今諱者皆曰：吾兵不多，食不足，將帥不得其人。臣以爲此三者皆不足患也。夫兵不患少而患弱，今軍伍雖缺，而糧籍具存。若能按籍徵求，清查影占，隨宜募補，著實訓練，何患無兵？捐無用不急之費，併其財力以撫養戰鬪之士，何患無財？懸重賞以勸有功，寬文法以伸將權，則忠勇之夫，孰不思奮？又何患無將？臣之所患，獨患中國無奮勵激勸之志，因循怠玩，姑務偷安，則雖有兵食良將，亦恐不能有爲耳。故臣願皇上，急先自治之圖，堅定必爲之志，屬任謀臣，修舉實政，不求近功，不忘有事，熟計而審行之，不出五年，虜可圖矣。至於目前自守之策，莫要選擇邊吏，團練鄉兵，併守墩堡，令民收保。時簡精銳，出其空虛以制之。虜卽入犯，亦可不至大失。此數者，昨雖已經閣部議行，臣愚猶恐人心玩愒，日久尙以虛文塞責。伏乞勅下兵部，申飭各邊督撫，務將邊事著實舉行。俟秋防畢日，嚴查有無實效。大行賞罰。庶沿邊諸郡，在在有備，而虜不敢窺也。再照祖宗時，京營之兵數十萬，今雖不足，尙可得八九萬人。若使訓練有方，亦豈盡皆無用？但士習驕惰，法令難行，雖春秋操練，徒具文耳。臣考之古禮，及我祖宗故事，俱有大閱之禮，以習武事，以戒不虞。今京城內外，守備單弱，臣常以爲憂。伏乞勅下戎政大臣，申嚴軍政，設法訓練。每歲或間歲，冬季冬農隙之時，恭請聖

駕親臨校閱。一以試將官之能否，一以觀軍士之勇怯。有技藝精熟者，分別賞賚；老弱不堪者，卽行汰易。如此，不惟使輦轂之下，常有數萬精兵，得居重馭輕之道；且此一舉動，傳之遠近，皆知皇上加意武備，整飭戎事，亦足以伐狂虜之謀，銷未萌之患。誠轉弱爲強之一機也。伏乞聖裁！

總督薊遼保定侍郎譚綸言：薊昌卒不滿十萬，而老弱諸半。請授戚繼光以總理練兵之職。朝旨從之。命繼光以都督同知總理薊州昌平保定三鎮練兵事。總兵官以下，悉受節制。繼光建敵台千二百座，台高五丈，睥睨四達。虛中爲三層，台宿百人，鑿伏糗糧，具備精堅雄壯，二千里聲勢聯接。又立車營，每車一輛，用四人推挽。戰則結方陣，而馬步軍處其中。製拒馬器，遏寇騎衝突。寇至，火器先發，稍近則步軍持拒馬器排列面前，以長鎗篋箠。音郎銃，兵器，用大毛竹爲之。寇奔則騎兵逐北。又置輜重營隨其後，而以南兵爲選鋒。八衛兵主策應，本衛兵專戍守。節制精明，器械犀利，薊門軍容，遂爲諸邊冠。

（參通鑑明紀）

隆慶三年己巳

公曆一五六九年

先生四十五歲

禮部尙書趙貞吉，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預機務。易視先生。先生乃以計復召高拱入內閣，兼吏部

尙書以扼貞吉，而奪春芳政。先生復請舉大閱，遂以九月辛卯，大閱於北郊。是日天子躬擐甲冑，先
生戎服扈從。選卒十二萬，戈鋌連雲，旌旗耀日。天子坐武帳中，觀諸將士爲偃月五花之陣。已乃閱
騎射，簡車徒禮畢，三軍之士皆呼萬歲，驩聲如雷。都城遠近觀者如堵。軍容之盛，近代罕有。（據行
實參明紀）

隆慶四年庚午

公曆一五七〇年

先生四十六歲

俺答奪其孫把漢那吉所聘婦。那吉怒，率其屬十餘人來歸。息山西平虜城外，扣關而入。大同巡撫
方逢時告總督王崇古曰：機不可失也。率五百騎往受之。逢時崇古上言那吉來歸，宜授官職，豐館
餼，飾輿馬。奏至，朝議紛然。皆以爲不宜納叛人，徒啟釁。高拱與先生力主崇古議。詔授那吉指揮使，
置大同城中。俺答聞那吉亡，大驚，發萬人臨平虜來索。廷臣恆懼，咸謂宜與之。先生力主不可，令諸
將堅壁清野，勿與戰。故令那吉衣其所賜緋衣金帶，誇示虜使，而使諜者以好語款虜曰：爾能縛我
叛人趙全等獻盟誓於天，約以數年，一騎毋穿我塞，乃得歸而孫耳。時有謂虜久不去，老師費財，欲
乘老會得孫急，而因與爲市者。崇古以爲不可。先生報書崇古曰：公言良是，和戎自有體，彼即欲得

孫，謂宜先縛致全等境上，盡屏往來游騎，請命幕府，我然後禮那吉而歸之耳。今乃擁萬騎平虜城外，欲坐索而孫，何可謂誠款乎？設有土蕃刼盟之事，謂朝廷何？夫全等至狡獪矣，彼豈能坐而待縛若雞犬乎？假令語泄，彼得以爲謀，或聊以脅從數人，欺誤朝廷，而我乃輕棄重質，非細故矣。此不可不慮也。且那吉歸而老酋幸奉約束，無他腸，吾卽假爵封王，通貨市，無不可矣。有如虜諸所言，特空給幕府，殊無意稱臣，又或多所請乞，明年又復寇邊，損國家威重，則雖得全等數十百輩何爲乎？願公熟計之！於是崇古逢時遣鮑崇德一再詣虜營，曉以利害。俺答仰天笑曰：吾何愛數十人頭，不以易吾孫？乃襲板升，得趙全等九人，縛致境上。遂厚禮那吉遣歸。俺答感泣，奉表請稱臣內屬，通貨市，歲歲勿絕。並令禮官爲文祠告郊廟，戮全等於東市。支解以徇。傳其首於邊。並詔集朝臣詣闕下，議封賞可否。一時衆議藉藉，有謂便者，有謂不便者。先生復以書抵崇古曰：今之議者，皆謂和戎示弱，開市啟釁，此殊不然。僕獨以爲有五利焉：邊鄙不聳，稽人成功，一也。我得以其間修戰守之具，蓄士卒養馬，歲無援兵，可省行糧數十百萬，二也。俺答旣臣屬，土蠻吉能不敢輕動，三也。趙全等旣禽，卽板升十萬之衆，可訓而致，四也。虜驕天亡，其兆已見，老酋死其族必分，卽不死，必有冒頓呼韓之變。

我得乘其敗而坐困之。五也。崇古得書歎息曰：張公可謂知社稷大計矣。然論者發言盈廷，猶欲伺釁而動。先生乃詣文華殿，舉成祖封和甯太平賢義三王故事告上。上意遂決，許通貿易。（據行實）

參通鑑）

先生以考績，恩加太子太傅，吏部尙書。官一子中書舍人，以殊勳加少傅，兼建極殿大學士。官一子尙寶司丞。（據行實）

隆慶五年辛未

公曆一五七一年

先生四十七歲

俺答遣使奉表稱臣，貢名馬三十匹，上御建極殿受之。使太史奉金冊，封俺答爲順義王，其弟子若孫部落六十五人，各授官，賜金帛有差。俺答大喜，告中國使者曰：全等雖誅，趙宗山猶在此，屬不滅亡，終敗和約。乃詔捕讞獄如趙全等刑，而套虜亦願修貢。天皇帝，請得市易中國財物，如宣大例。報可。賜吉能都督同知，餘受秩者凡四十有九人，並賜衣帛。於是中國以段布皮物市易虜馬，虜亦利漢財物，貿易不絕。東自四海冶，西盡甘州，延袤五千餘里，無烽火警。行人不持弓矢。近疆水陸屯田，悉墾治如內地。墩台哨望之卒，漸已撤去。所省餉不下數十萬石。北地精銳，所易馬至數十萬匹。蓋

居庸以西，天子無所復事事，得以一意備東虜矣。（據行實）

先生典會試，擬試題範作，藉以發揮主張，轉移風氣。其「人主保身以保民，辛未程論」云：天之立君，以爲民也。……世之愛戴人主也，非獨愛其君也，有之以爲利故也。人主之自愛其身也，非獨愛其身也，有之以爲利故也。貴以其身爲天下者，乃可以託天下；愛以其身爲天下者，乃可以保天下。……人主之愛其身也，常患無以節之。……古之帝王善保其身者，使欲不窮於物，不屈於欲，則其欲有節矣。有節則恇心溢志之事，不滑其和，而煩擾撻克之政，不逮於下。……豈非保身以保民之驗歟？……（見文集六）

此所謂保身保民的君主論也。其第二範作爲「辛未會試程策一」，乃說明君臣相處之道，而主張臣以任事爲忠，君以任人爲大。其說有云：夫君臣之際，其天地之交乎？是故先天而開泰也，相與定一代之鴻圖；後天而保泰也，相與建萬世之長策。……夫泰之言，通也。后以裁成輔相爲事，蓋身視臣庶而家視寰宇；使元首與股肱弗相聯屬，則精神不貫而身病。……交也者，天地之所不能建也。而況於人乎？人臣懷忠信之心，抱匡濟之畫，孰不欲委質清時，結心明主，然而冠履之分嚴，而宮

廷之地隔，其情易渙，而其勢易疏也。明主知其然也，故首出庶物而下芻蕘，兼制四海而先轡御朝而議政，坐而論道，所以優體也。虛懷而聽，造膝而籌，所以致親也。日晏侍食，夜分徹炬，所以示渥也。辟左右，借顏色，披衷素，忘忌諱，所以盡情也。君咨於內曰：爾惟黷彙，爾惟鹽梅。臣順於外曰：斯謀惟后，斯猷惟后，所以一德也。……臣道也，以任事爲忠。……君道也，以任人爲大。……（見文集二）

其第三範作爲「辛未會試程策二」，闡明法治之意。其說有云：法不可輕變也。亦不可以苟因也。苟因則承敝襲舛，有頽靡不振之虞。此不事事之過也。輕變則厭故喜新，有更張無序之患，此太多事之過也。二者法之所禁也，而且犯之，又何暇責其能行法哉？去二者之過，而求諸實，法斯行矣。……

夫法制無常，近民爲要，古今異勢，便俗爲宜。孟子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此欲法先王矣。荀卿曰：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不知法後王而一制度，是俗儒也。此欲法後王矣。兩者互異，而苟爲近焉，何也？法無古今，惟其時之所宜，與民之所安耳。時宜之，民安之，雖庸衆之所建立，不可廢也。戾於時，拂於民，雖聖哲之所創造，可無從也。後王之法，其民之耳而目之也久矣。久則有司之籍詳，而衆人之智熟。道之而易從，令之而易喻，故曰法後王便也。……自三代以來，法制之善，未有過於

昭代者也。然今甫二百餘年耳，科條雖具，而美意漸荒，申令雖勤，而實效罔獲。屯田與矣，土曠猶故也；罷政舉矣，蜚輓猶故也；清句數矣，乏伍猶故也；積粟課矣，空廩猶故也。豈法之敝而不可行哉？
者謂宜有所更張，而後可以新天下之耳目者，愚竊以爲不然也。……車之不前也，馬不力也，不策馬而策車，何益？法之不行也，人不力也，不議人而議法，何益？下流壅則上溢，上源窒則下枯。決其壅，疏其窒，而法行矣。今之爲法壅者，其病有四，愚請頌而毋諱可乎？夫天下之治，始乎嚴常卒乎弛，而人之情，始乎奮常卒乎怠。今固已怠矣，幹蠱之道，如塞漏舟。而今且泄泄然，以爲無擾耳。一令下，曰：何煩苛也。一事興，曰：何操切也。相與務爲無所事事之老成，而崇尚夫坐哺畫諾之惇大。以此求理，不亦難乎？此病在積習者一也。天下之勢，常上重而下常輕，則運之爲易。今法之所行，常在於卑寡；勢之所阻，常在於衆強。下挾其衆而威乎上，上恐見議而畏乎下。陵替之風漸成，指臂之勢難使，此病在綱紀者二也。夫多指亂視，多言亂聽，言貴定也。今或一事未建，而論者盈廷；一利未興，而議者踵至。是以任事者多卻顧之虞，而善宦者工遁藏之術。此病在議論者三也。夫屢省考成，所以興事也。故采其名必稽其實，作於始必考於終。則人無隱衷，而事可底績。今一制之立，若曰：著爲令矣。會

不崇朝而遽聞停罷。一令之施，若曰布海內矣。而畿輔之內，且格不行。利害不究其歸，而賞罰莫必其後，此病在名實者四也。四者之弊，熟於人之耳目，而入於人之心志，非一日矣。今不祛四者之弊，以決其壅，疏其窒，而欲法之行，雖日更制而月易令，何益乎？夫漢宣帝，綜覈之主也。然考其當時所行，則固未嘗新一令，創一制，惟取其祖宗之法，修飭而振舉之。……然則今之欲求治理者，又奚以紛紛多事爲哉？高皇帝畢智竭慮，以定一代之制，成憲俱在，舊章森列。明君賢相，相與實圖之而已。毋不事事，毋太多事，祛積習以作頽靡，振紀綱以正風俗，省議論以定國是，覈名實以行賞罰。則法行如海，而事功輻輳矣。（見文集三）

此程策可與陳六事疏互證，實先生施政之根本精神也。其第四節作「辛未會試程策三」，乃說明人才之標準，以爲用人之源。則其說有云：古瓌偉奇特之士，樹鴻業於當時，垂鴻稱於後世者，豈獨其才之過人哉？蓋尤係於養矣。養有深淺，則才有純駁；才有純駁，則其建立有鉅細。才得於天者，也；養由於人者也。才欲恢，欲宏，欲奇，欲儻，養欲微，欲深，欲精，欲奧。兩者若相反焉。然微深精奧者，所以爲恢宏奇儻也。故古之善養才者，不恃其得天之異，而勉其修己之純。……煉之至精，而斂之至

密；韜之至深，而蓄之厚。夫然後其神凝，其氣專，發之不可禦，索之不可窮矣。……夫人非無才之患，有才而能善用之爲難。英雄豪傑有純乎氣者……有識不能勝其才者……有兼得乎而未盛者。……有真正英雄豪傑而聖賢者……其爲大禹周公孔子乎……有志於三聖人之事者，顧可不慎所養乎？養之道，無欲其本也，慎動其要也。析義窮理，沉幾察微，鑿乎若夜光之內朗，洞乎若止水之獨鑑。所以養智也。抑其彊陽，銷其客氣，深乎若強弩之握機，韜乎若寶劍之斂鏑，所以養勇也。尸居而龍見，淵嘿而雷聲，聖人之事也……（見文集三）

隆慶六年壬申

公曆一五七二年

先生四十八歲

初，高拱與先生友善。及李春芳罷，拱代爲首輔。性直而傲，同列多不能堪。先生獨退然下之。拱不之察也。徐階之去也，令三子事先生謹；而拱銜階甚，嗾言路追論不已。階諸子多坐罪。先生從容爲拱言，拱心稍動。或構於拱，言先生納階子三萬金，拱以誚先生，先生色變，指天誓詞甚苦。拱謝不審。兩人交遂離。拱又與中官馮保郤。而保與先生深相結。帝不豫，保屬先生豫草遺詔，爲拱所見。遂益不相親。及帝大漸，召高拱高儀及先生受顧命，同輔太子。帝尋崩於乾清宮。年三十有六，是曰穆宗。拱

於閣中大慟曰：十歲太子，如何治天下？保因譖於兩宮，太子卽位，保以兩宮詔旨逐拱。先生遂代拱爲首輔。帝御平台，召先生獎諭之。賜金幣及繡蟒斗牛服。自是賜賚無虛日。帝虛己委先生；先生亦慨然以天下爲己任。中外想望丰采。先生勸帝遵守祖宗舊制，不必紛更。至講學，親賢，愛民，節用，皆急務。並進帝鑑圖說，帝均稱善。大計廷臣，斥諸不職及附麗高拱者。復具詔召羣臣廷飭之。百僚皆惕息。帝欲尊崇兩宮舊制，天子立，尊皇后爲皇太后；若有生母稱太后者，則加徽號以別之。保欲媚帝生母李貴妃，風先生以並尊。乃議尊皇后曰仁聖皇太后，皇貴妃曰慈聖皇太后。兩宮遂無別。慈聖徙乾清宮，撫視帝。內任保而大柄悉以委先生。先生能以智數御下，人多樂爲之用。其爲政以尊主權，課吏職，信賞罰一，號令爲主，雖萬里外，朝下而夕奉行。已定制數驛遞，省冗官，清庠序，冊縣學。取士不得過十五人。布按二司以下官，雖公事毋許乘驛馬。大辟之刑歲有定額。徵賦以九分爲率，不及格者罰。又爲考成法以責吏治。自是一切不敢飾非，政體爲肅。（採明紀及本傳）

萬曆元年癸酉

公曆一五七三年

先生四十九歲

先生自拱去儀卒以後，始得獨相。其謝召見疏中有云：爲祖宗謹守成憲，不敢以臆見紛更；爲國家

愛養人心，不敢以私意用舍。此臣忠皇上之職分也。仍望皇上思祖宗締造之艱，念皇考顧遺之重，繼今益講學勤政，親賢遠佞，使官府一體，上下一心，以成雍熙悠久之治。是蓋欲於法祖名義之下，切實改進政治。然欲官府一體，上下一心，故常利用馮保以溝通官府。論者不察，每以附保逐拱爲先生病。其實不過稍假辭色，收爲己用而已。先生相業獨著，此亦一大關鍵。先生進講，因言承平日久，武備廢弛，文吏箝制弁員，不啻奴隸。平日不能養其鋒銳，臨敵何以責其折衝？嗣後將帥忠勇可任者，宜假以事權，俾得展布。帝從之。乃詔舉將才。先生舉曾省吾討西南夷；詔移貴州總兵劉顯鎮其地，合官兵十萬人討之。拔其寨。復召王崇古理戎政，荐方逢時代崇古。至則申明約信，邊境以安。初，諸司章奏，部院覆奏，行撫按勘者，常稽不報。先生言：近來章奏繁多，各衙門題覆無虛日。然敷奏雖勤，而實效蓋鮮。請申成憲。先生酌量道里遠近，事情緩急，定程限，立文簿，月終註銷。撫按奉行不力者，部院舉之；部院容隱欺蔽者，六科舉之；六科不覺察，則閣臣舉之。月有考，歲有稽，庶名必中實，事可責成。從之。（據明紀）

先生以六年考績及山陵行成，進左柱國兼中極殿大學士。官一子尙寶丞。（據行實）

萬歷二年甲戌 公曆一五七四年 先生五十歲

先生以考察屆期，仿舊典具儀，請帝召見浙江布政使謝鵬舉等二十人於皇極門，特加獎勵，並賜銀幣。吏部尚書張瀚請諸司久任，先生善而行之。詔內外官，行久任法。由是藩臬守令，皆得自展。時承平久，羣盜蠲起。至入城市劫府庫。有司恆諱之。先生嚴其禁，匿弗舉者雖循吏必黜，得盜即斬決。有司莫敢飾情。盜賊爲之衰止。年終，先生以上方精核吏治，乃與吏部尚書張瀚，兵部尚書譚綸約置爲御屏。中繪天下疆域，旁列上公而下，郡太守而上文武羣臣姓氏屏中。上之。上令設於文華後殿省覽。（據通鑑明紀及行實）

萬歷三年乙亥 公曆一五七五年 先生五十一歲

先生請修復祖宗故事。令日講官記注起居，兼錄詔諭制敕。凡郊祀，耕籍，幸學，大闕，皆令侍從。又選擇吏官，供奉文字已久者六人，日居館局中，編摩諸司章奏。其大臣便殿獨對，有密勿謀議，得聞史臣者，令入對大臣紀述，送史局詮次。此議發自編修張位，而先生奏行其議。五月，復請勅吏部，凡所在督學使者，非方正博聞之士，宜勿遣。督學使者所至，修起教化，毋得日坐都城中，虛談賈譽，計日

待轉，使人得干以私。宜以時徧歷所部郡邑，所至與廉舉孝，謹察學官博士弟子。每三年，四方郡國既大舉士，卽令主爵御史大夫察舉其能否。御使中丞部使者，又非時得以論列其事。其能明布諭下，網紀人倫，不涉流俗者，詔進其官。設有羣聚徒黨，虛論高議，若受事請謁，及以突梯脂韋事人，輒罪之。而請諸不稱者罪。博士弟子務崇孝弟廉讓，敦本尚實，毋得勦襲異端，游大人成名。其有譏時好訐，不務成事，市語道謗，敢行稱亂者，令有司論如法。上俱報可。（據行實及通鑑）

先生請增閣臣，荐張四維爲禮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四維謹事先生，恂恂若屬吏，政事一決於先生。給事中余懋學請行寬大之政，先生方務綜覈，以爲風己，遂斥爲民。萬士和言直臣不當斥，不聽。（據明紀）

十一月乙巳，祀天於南郊。先生輯郊祀新舊圖考上之。（據明紀）

萬曆四年丙子

公曆一五七六年

先生五十二歲

時御史在外，每凌巡撫。先生欲痛抑之，事小不合，詰責隨下。又飭其長加考察。以故言路多不平。會遼東巡撫御史劉臺奏遼東大捷，先生以巡按不得報軍功，劾臺違制妄奏，引故事繩督之。臺遂抗

章劾先生專擅威福。肆意攻擊，無所不至。

疏云：臣聞進言者，皆望陛下以堯舜，而不聞責輔臣以堯舜。何者？陛下有納諫之明，而輔臣無容言之量也。高皇帝肇前代之失，不設丞相。事歸部院。勢不相攝，而職易稱。文皇帝始置內閣，參預機務。其時官階未峻，無專肆之萌。二百年來，即有擅作威福者，尙惴惴然避宰相之名而不敢居。以祖宗之法在也。乃大學士張居正，儼然以相自處。自高拱被逐，擅威福者三四年矣。諫官因事論及，必曰吾守祖宗之法。臣請即以祖宗法正之。祖宗法正之，正之，儼然以相自處。自帝臨崩，居正託疾以逐拱，既又文致之王大臣獄。及正論藉藉，則抵拱書令勿驚死。既逐以示威，大臣以禮。先德，徒使朝廷無體於舊臣。祖宗之法若是乎？祖宗朝，非開國元勳，生不公，死不王。成國公朱希忠，生非有奇功也。居正違祖訓，贈以王爵。給事中陳吾德，一言而外遷郎中。陳有年一爭而斥去。臣恐公侯之家，布賄厚施，緣例成乞，將無底極。祖宗之法若是乎？祖宗朝，用內閣家宰必由廷推。今居正私眷用張四維，張瀚。四維在翰林被論者數矣。其始去也，不任教習庶吉士也。四維之爲人也，居正知之熟矣，知之而顧用之，夫亦以四維善機權，多憑藉，自念親老，且暮不調，二三年間，謀起復任。四維其身後託乎？瀚生平無善狀，巡撫陝西，賊寇狼藉。及驟躡陞衡，唯諾若簿吏。官缺必請命居正。所指授者，非楚人親戚知識，則親戚所援引也。非官楚受恩私故，則恩故之黨助也。瀚惟日取四方小吏，權其賄賂，而其他則徒擁虛名。聞居正貽南京都御史趙景書，台諫毋議及家宰，則居正之脅制言官，又可知矣。祖宗之法如是乎？祖宗朝，詔令不便，部臣猶背閣議之不審。今得一嚴旨，居正輒曰我力調劑故止是；得一溫旨，居正又曰我力請而後得之。由是畏居正者甚於畏陛下，惑居正者甚於惑陛下。威福自己，目無朝廷。祖宗之法若是乎？祖宗朝，一切政事，台有奏陳，部院題覆，撫按奉行。未聞閣臣有舉劾也。居正定令撫按考成章奏每具二冊，一送內閣，一送六科，撫按延遲則部臣糾之，六部隱蔽則科臣糾之，六科隱蔽則內閣糾之。夫部院分理國事，科臣封駁章奏，舉劾其職也。內閣衡列翰林，止備顧問，從容論思而已。居正創爲是說，欲脅制科臣，拱手聽命。祖宗之法若是乎？至於按臣回道考察，苟非有大敗類者，常不舉行。蓋不欲重挫抑之。近日御史俞一貫，以不聽指揮，調之南京。由是巡方短氣，莫敢展布。所謂獨科臣耳。諫選，猶曰外任也；余懋學以諫罷，猶曰禁錮也；今傳應順則謫成矣。又以應順及徐貞明喬巖李植矣。摧折首官，仇視正士。祖宗之法如是乎？至若爲固寵計，則獻白蓮白燕，致詔旨資議，傳笑四方矣。規利田宅，則誣遂王以重罪，而奪其府地。今武剛王又得罪矣。爲子弟謀舉鄉試，則許御史舒龍以京堂布政，施堯臣以巡撫矣。

起大第於江陵，費至十萬，制擬宮禁。遺錦衣官校監治，鄆郡之脂膏盡矣。惡黃州生儒識其子弟倖售，則假縣令他事，窮治無遺矣。編修李維楨偶談及其家富，不旋踵即非斥矣。蓋居正之貪，不在文吏而在武臣，不在內地而在邊鄙。不然，輔政未幾，即富甲全楚，何由致之？宮室輿馬，姬妾奉御，同於王者。又何由致之？在朝臣工，莫不憤歎。而無敢爲陛下明言者，積威之叔也。臣舉進士，居正爲總裁；臣任部曹，居正若改御史。臣受居正恩，亦厚矣。而今敢訟言攻之者，君臣誼重，則私恩有不得而顧也。願陛下察臣懇悃，抑損相權，毋俾僥事誤國。臣死且不朽。疏上，先生廷辯不已。泣請辭政，伏地不起。帝爲降御座手掖之。慰留再三，猶未出視事。吏部侍郎何維柏倡九卿奏留之。帝遣司禮太監孫隆齋手敕宣諭，乃起。遂捕臺至京師，下錦衣獄。命廷杖百，遠戍之。先生疏救，乃除爲民。先生上書乞休。疏云：昨以御史劉臺論列，具奏乞休。伏奉聖旨：卿赤忠爲國，不獨簡在朕心，實天地祖宗所共降監。彼讒邪小人，已有旨重處。卿宜以朕爲念，速出輔理，勿介浮言。吏部知道。欽此。臣捧請恩綸，涕泗交集。念臣受先帝重託，旣矢以死報矣。今皇上聖學，尙未大成，諸凡嘉禮，尙未克舉，朝廷庶事尙未盡康，海內黎元尙未咸若，是臣之所以圖報先帝者，未罄其萬一也。臣豈敢言去。古之聖賢豪傑，負才德而不遇時者多矣，今幸遇神聖天縱，不世之主，所謂千載一時也。臣又豈可言去。皇上寵臣以賓師不名之禮，待臣以手足腹心之託，相親相倚，依然藹然，無論分義當盡，卽其恩款之深洽，亦自有不能解其心者。臣又何忍言去。然而臣之必以去爲請者，非得已也。蓋臣之所處者，危地也；所理者，皇

上之事也；所代者，皇上之言也。今言者方以臣爲擅作威福，而臣之所以代王行政者，非威也，則福也。自茲以往，將使臣易其塗軌，勉爲巽順以悅下也，則無以逭於負國之罪；將使臣守其故轍，益竭公忠以事上耶，則無以逃於專擅之譏。况今讒邪之黨，實繁有徒，背公行私，習弊已久。臣一日不去，則此輩一日不便；一年不去，則此輩一年不便。若取臣之所行者，卽其近似而議之，則事事皆可以爲作威，事事皆可以爲作福。瞞瞞之議，日譁於耳。雖皇上聖明，萬萬不爲之投杼，而使臣常負款謗於其身，亦豈臣節之所宜有乎？此臣之所以輾轉反側，而不能不惕於衷也。伏望皇上憐臣之志，矜臣之愚，特賜罷歸，以解羣議。博求廊廟山林之間，必有才全德備之士。旣有益於國，而又無惡於衆者，在皇上任之而已。臣屢瀆宸嚴，無任戰慄隕越之至。（見奏疏四）

先生請重修大明會典，備一代典型。復以聖齡日長，宜躬御萬機，省覽章奏。乃取中書所藏皇祖御書聖諭，御製御批，凡二百四十有二以進。是時歲比不登，又多水旱，上詔書數下，賜民田租。乃郡國守相，奉上詔書不勤，督賦益急。閭閻愁歎，盜賊多有。先生乃上疏，請詔有司，加意牧養。令主計議佐百姓。民有窮餓，或歲大祲，若歲久賦重，度終不能輸將者，悉除之。又言太倉所儲足支八年，獨大幣

無羨金，而民間復苦輸粟。終歲勤動，不得修暇。蓋國與民皆受其病矣。請令今歲賜民改折十分之三，上以實帑藏，下以寬恤民力。此兩利之道，計莫使於此。上從之。十月，以一品九年考績，加特進左柱國，進太傅，支伯爵俸。賜璽書獎勞，賜宴禮部。官一子尚寶司丞。復遣中貴賜先生手勅諭，元輔先生親受先帝遺囑，輔朕冲年，今四海昇平，四夷賓服，實賴先生匡弼。精忠大勳，朕言不能述，官不能酬。惟我祖宗列聖，必垂鑒知。陰佑先生子孫，世世與國咸休也。茲九年考績，於常典外，賜銀二百兩，坐蟒蟒衣各一襲，歲加祿米一百石，薄示褒眷。先生其領承之。勿辭。先生累疏辭謝，上重違其意，詔許辭太傅伯祿，其他宜悉勉承，以見君臣相信之義。先生遂未敢辭。（採行實）

萬曆五年丁丑

公曆一五七七年

先生五十三歲

先生柄政五年，內而宮府，外而邊防，俱以攝持有方，日就整飭。一時號爲昇平。北虜南倭，亦無大患。復用侍郎凌雲翼平廣東羅旁叛獠，克巢五百六十，俘斬招降四萬二千八百有奇。鄰境盜藪，皆懼求撫。積患頓平。（據通鑑）

五月，有詔修慈慶慈寧宮。先生上言：兩宮規制甚備，又至壯麗，足以娛太后萬壽。不宜時誦舉，令

羣臣曠有煩言。此徒以彰朝廷過舉耳。上入言聖母，得罷之。（採行實）

九月，先生父觀瀾公以疾卒於江陵，聞喪卽陳請回籍守制。帝遣司禮中官慰問，絡繹道路。三宮賻贈甚厚。戶部侍郎李幼孜倡奪情議，諸翰林王錫爵、張位、趙志皋、吳中行、趙用賢、習孔教、沈懋學輩皆以爲不可弗聽。吏部尙書張瀚以持慰旨被逐去。御史曾士楚給事中陳三謨等交章請留。中行、用賢及員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進士鄒元標相繼爭之，皆坐廷杖，謫斥有差。先生三上疏乞恩守制，終不許。上乃命司禮太監魏朝與公子嗣修馳傳往代司喪，禮部主事曹浩治祭，工部主事徐應聘治喪。先生請無造朝，以青衣素服角帶入閣治政，侍經筵講讀。又請辭歲俸。帝許之。（採明史本傳）

先生奪情一舉，在當時名教觀念，深中人心，或不無可訾議之處。然人之以死力爭之者，亦難免不含有幾分利其速去之心。蓋先生綜覈名實，銳意整飭，舉朝側目。而奉行不便者，相率爲怨言。以故史家論此，每多微詞。或以爲兩宮未嘗有留意也；或以爲自以握權久，恐去而人之謀己也；甚至謂陽上書請守制，而陰以牘風張瀚屬吏請慰留。深文周内，無所不至。其實文官奪情，明代早有先例。

仁宗時，夏原吉以吏部尙書丁憂，仁宗挽留未去。在當時無大非難，卽明史亦未書其失。而先生丁憂以三宮強留未去，本於故事無礙；况先生與原吉，君臣知遇，既各不同，而負抱環境，亦與原吉有別。從權不去，未爲不可。乃吳中行以奪情爲過舉，鄒元標詛之曰禽彘。其爲別有用心，自可想見。謹錄三疏，以資佐證：

臣於本月二十五日聞父訃音，卽移咨吏部題請，放臣回籍守制。隨該吏部題奉聖旨：朕元輔受皇考付託，輔朕幼冲，安定社稷，朕深切倚賴。豈可一日離朕？父制當守，君父尤重，准過七七不隨朝。你部裏卽往諭，著不必具辭。欽此。臣在憂苦之中，一聞命下，驚惶無措。臣聞受非常之恩者，宜有非常之報。夫非常者，非常理之所能拘也。臣一介草茅，忝司政本，十有餘年。受先皇願託之重，荷聖主倚毗之專。無論平日所承隆恩異數，超軼古今，卽頃者聞憂之日，兩宮聖母爲臣憫惻，聖心感動爲臣悽惋，慰弔之使，絡繹道途，賻贈之賚，充溢筐篚。又蒙皇上親灑宸翰，特降璽書，中間慰藉之勸，篤勉諭之諄切，尙有溢於聖旨之外者。臣伏而讀之，一字一淚，雖旁觀遜聽之人，亦無不傷心酸鼻者。夫自古人臣以忠結主，商則成湯之於伊尹，高宗之於傅說，周則成王之於公旦，漢則昭烈之於諸葛

亮其隆禮渥眷，辭命詰諭之文，載在史冊，至今可考。固未有謙抑下巽，親信敬禮，如皇上之於臣者。是之懇篤者。此所謂非常之恩也。臣於此時，舉其草芥賤軀，摩頂放踵，粉爲微塵，猶不足仰答於萬一，又何暇顧旁人之非議，徇匹夫之小節，而拘拘於常理之內乎？且人之大倫，各有所重，使幸而不相值，則固可各伸其重，而盡其所當爲。不幸而相值，難以並盡，則宜權其尤重者而行之。今臣處君臣父子兩倫相值，而不容並盡之時。正宜稱量而審處之者也。况奉聖旨，謂父制當守，君父尤重，臣又豈敢不思以仰體而酌其輕重乎？顧臣思之，臣今犬馬之齒，讒五十有三，古人五十而始服官政，而本朝服制止於二十七箇月，計臣制滿之日，亦五十六歲耳。此時自量精神體力，尙在強健，皇上如不以臣爲不肖，外則操戈執銳，宣力於疆場；內則荷橐特籌，預議於帷幄。遠邇聞劇，惟皇上之所使。雖赴湯蹈火，死不敢避。是臣以二十七月報臣父，以終身事皇上。昔人所謂抱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者也。如此則君臣父子之倫，雖不得以並盡，而亦不至於相妨。夫古人有銜哀赴官者，墨纒從政者，有金革之事則可。方今賴皇上威德，四郊無壘，九塞清塵。故臣欲以其間，少盡私情。此臣之所以顛天泣血，哀鳴而不能自己者也。伏望聖慈垂念鳥鳥微情，曲賜允許，不惟臣之愚衷獲安，臣父

有知，亦銜感於九泉矣。（疏一）

頃者以臣父病故，奏乞回籍守制。伏奉聖旨：卿篤孝至情，朕非不感動，但念朕昔當十齡，皇考見背，丁寧以朕囑卿。卿盡心輔導，迄今海內又安，蠻貊率服。朕冲年垂拱，仰成，頃刻離卿不得，安能遠待三年？且卿身繫社稷安危，又豈金革之事可比？其強抑哀情，勉遵前旨，以副我皇攷委託之重，勿得固辭！吏部知道。欽此。臣在痛楚困憊之中，捧讀綸音，至先帝願託一節，觸地號天，肝腸寸裂。夫人之相與，然諾相許，猶能捐軀赴義，死且弗背。臣於國家，糞土草芥之臣耳。先帝不知臣不肖，臨終託臣以大事。丁寧付囑，言猶在耳。中道而背之，雖施於交友，然且不可，乃敢以此事吾君父，而蹈於誅夷之罪乎？蓋臣今所乞於皇上者，非長往遠引，背而去之之謂也，痛念臣父別來十有九年，雖陟岵之懷，時時在念，而以國家事重，未敢言私。竊常自擬，俟皇上下大婚禮成，暫乞一假歸省，不圖一旦奄至於此。使臣抱恨終天。今日雖得歸家，亦知攀號無及。但念臣父生身恩重，今縱不得再覩其音容，然及其未殯，憑棺一慟，身負箕土，加於邱壠之上，猶得少遣其違曠之咎，以慰冥漠之魂。比及禫除，臣當不俟宣召，馳赴闕庭，以聽任使。是臣未盡愚忠，尚有俟於他日也。若此願不獲，將負痛終身，雖勉

強在此，而精神沮喪，心志昏迷，發慮出謀，必至乖舛。或因而鬱鬱致病，喪此殘軀。則忠孝君親，兩俱有損。此臣所以展轉恟惶，而不能已於哀鳴也。夫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君之於臣，欲其生則生，欲其死則死，命之進則進，命之退則退。臣豈敢以區區螻蟻微情，仰干大義之重。所以屢控而不止者，亦恃皇上平日諒臣之深，眷臣之篤，憑寵怙恩，而覬幸於一獲耳。臣連日痛切窮苦，心蘊結而難紓，語荒迷而無次。惟聖慈哀憐，臣下情不勝瀝血，披瀝懇切，祈望之至！（疏二）

比者，臣再疏陳乞，伏奉聖旨：覽奏詞益哀懇，朕惻然不寧。但卿言終是常理。今朕冲年，國家事重，豈常時可同。連日不得面卿，朕心如有所失。七七之期，猶以爲遠，矧曰三年。卿平日所言，朕無一不從。今日此事，卻望卿從朕，毋得再有所陳！吏部知道！欽此。又聞同官二臣言：昨送本官將臣奏本到閣，傳奉聖意云：雖上百本，亦不能從。嗟乎！古云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亦不能動天。臣始不信，今乃見之。臣前後所奏，哀苦迫切之情，非不仰觸聖心也；悲鳴號泣之聲，非不上徹天聽也。然竟不能微一二之幸，於萬分之中者，仰窺皇上之心，不過以數年以來，見臣鞠躬盡瘁，頗稱意指，將謂國家之事，有非臣不能辦者，此殆不然也。夫人之才識不甚相遠，願上用之何如。臣之不肖，豈真有辜

學超世之才，奔軼絕塵之力。惟皇上幸而用之，故臣得盡其愚耳。今在廷之臣，自輔臣以至於百執事，孰非臣所引荐者。觀其器能，咸極一時之選。若皇上以用臣之道而用諸臣，諸臣以臣心之忠而事皇上，將平日所稱聖賢道理，祖宗法度，此兩言者，兢兢守之，持而勿失，則固可以端委廟堂，而天下咸理。是臣雖去猶未去也，何必專任一人，而使天下賢者不得以各效其能乎？且臣尚有老母，年亦七十二歲，素嬰多病。昨有家人到，致臣母意，囑臣早歸。田野之人，不知朝廷禮法，將謂臣父既沒，理必奔喪，屈指終朝，倚閭而望。今若知臣求歸未得，相見無期，鬱鬱懷思，因而致病。則臣之心，益有不能自安者矣。皇上方以孝養兩宮，何不推此心以及臣之母乎？夫人之最難遣者，憂思之情也。臣本孱弱之軀，數日之間，上戀君恩，下念父母，欲留既不可，欲去則未能。抱此沈思，寢食俱廢。若使憂能傷人，則臣之身亦不能自保者矣！皇上誠欲用臣，何不生全之，以責他日之效乎？臣聞獸死不擇音，今臣情勢窘急，無可奈何，踴地號天，誠不自知其詞之過激，而有干於嚴譴也。惟聖慈哀其愚而矜許之，臣無任拭淚攷血懇切仰干之至！（疏三）

萬曆六年戊寅 公曆一五七八年 先生五十四歲

禮官請舉大婚，詔先生充納采問名使。大婚禮成，會遼東平虜報捷，將論先生元功，以持服故，謝不受。卽再疏乞歸葬，上不得已，敕璽卿金吾護歸，以三月爲期，葬畢卽上道。又特頒「帝賚忠良」銀印記一。如先朝楊士奇、張孚敬例，得密封言事。仍戒內閣臣呂嗣陽等，有大事毋得專決，仍馳驛之江陵，聽先生處分。瀕行入辭便殿，上爲嗚咽流涕。入言聖母、聖母亦感痛，所以慰賜祖送有加。旣行，墨經素冠，乘布車，日行百里。旣至，則披髮徒跣，悲號趨入門而左，憑殯而哭盡哀。遠近送者，素車白馬，同盟畢至。見先生焦毀過禮，皆大悅。遂葬其父於青陽山之原。會遼東奏大捷，帝復歸。功先生，使使馳諭，俾定爵賞。先生爲條列以聞。旣畢葬，因上言母老不能冒炎暑，請俟秋涼就道。帝遣錦衣指揮翟汝敬馳傳往趣之。而令中官護其母由水道行。先生聞命，猶趨起涕洟，忍不能去。別墓悲號，使者促而登車，遂行。所過守臣率長跪，撫按大吏越界迎送，身爲前驅。道經襄陽、南陽，襄王、唐王出候設宴，具賓主禮。及抵京，郊宴宣勞，賞賚有加。百僚復班迎入朝。帝召見文華殿，具以歲豐民安，邊境甯謐狀上對。上大慰悅。亟稱先生忠孝，賜休沐十日。九月，趙太夫人至京師，三宮郊勞，賞賚亦備至。先是肅皇帝時，公族繁盛，國用困竭，禮官所裁宗藩條例，多刻意抑損，且乖悟不可訓。先生乃略舉

事例未安者十餘事，請勅禮官集羣臣定議，著爲令甲，昭示諸侯王。諸王有見而感泣者，遂益親上，而薄厚親疏有體，又不至重困財，足稱不刊矣。（採行實及楚寶）

萬曆七年己卯

公曆一五七九年

先生五十五歲

先生以士大夫競講學，請毀天下書院以爲公廨，並荐故河道御史潘季馴成河工。先是河決崔鎮，呂泗淮陽諸郡，悉爲巨浸。瀕河郡縣，治隄費且萬萬，廷議迄無成。至是，先生荐季馴，乃降璽書，卽其家拜都御史，一切假以便宜。踰年歲二月，烏思藏僧鎮南堅錯奉書求通貢，饋以儀物，先生不敢受，聞諸帝命受之，而許其貢。由是中國知有活佛。帝漸備六宮，太倉所儲金錢，多所宣進。先生因戶部進御覽數目，陳言歲出則浮於前歲，入則浮於舊。王制量入爲出，三年必有一年之積，而後可以待非常之事。設法巧取，不能增多；加意撙節，則用自足。因進肅雕殿箴。帝令工部鑄錢給用，先生以利不勝費止之。言官請停蘇松織造，不聽；先生面請，得損大半。復請停修武英殿，及裁外戚選官恩數，帝多曲從之。先生復言上愛民如子，而在外諸司，營私背公，剝民罔上，宜痛鉗以法。而上亦當加意撙節，於宮中一切用度服飾，賞賚布施，裁省禁止。并請詔減均徭諸役冗費一百三十萬有奇。帝均

嘉納焉。（採行實及通鑑）

萬歷八年庚辰

公曆一五八〇年

先生五十六歲

先生服除，敕賜白玉帶大紅坐蟒盤蟒，詔加太傅，歲加祿米一百石。進前所予錦衣正千戶世指揮僉事。先生辭太傅。時主爵者謂當以九年考績加恩。先生言：臣當墨經時既謝祿，不宜以九年考績。上曰：卿之所處，實爲恩義兩盡，足以垂範萬世。遂許之。先生復以聖德日休，具疏乞休。上大驚愕曰：卿豈可一日離朕？如何遽以乞休爲請。疏凡再上，慰留懇切。最後手書稱慈聖口諭：先生親受先帝付託，豈忍言去，俟爾歲至三十，而後商處先生。勿復與此念。賜札稱元輔，或稱先生，或稱元輔張少師先生。待以師禮。而是時交章請留者滿朝廷，先生遂不復辭。（採行實及通鑑）

四月，迤東都督王兀堂，以六百騎犯鞏陽及黃岡嶺。指揮王宗義戰死。復以千餘騎入永佃，李成梁擊走之。追出塞二百里。敵以騎卒登山鼓噪，成梁復大敗之，斬首七百五十。盡毀其營壘。捷聞於朝。（採明紀）

十一月，上有詔度民田。先是高皇帝時，天下土田八百五十萬頃。歲久僞滋。編戶末民，無所得衣食，

其勢必易常產，令豪民得以爲姦。以故田賦之弊孔百出，而其大者曰飛詭，曰影射，曰養號，曰掛虛。曰過都，曰受獻。久久相沿，引爲故業。於是豪民有田無糧，而窮民特以力薄，莫可如何，始受其病矣。及縣官責收什一，貧民鬻子妻不能輸納，則其勢不得不行攤派。蓋自浮糧所在多有，而天下盡受其病矣。然民愁無聊，亡逃山林，轉爲盜賊。則其勢又不得不請減額。先生憂之，念欲爲君國子民計，非清丈不可。遂詔天下行之。（採行實）

帝初卽位，馮保朝夕視起居，擁護提抱有力。小扞格卽以聞慈聖。慈聖訓帝嚴，每切責之。且曰：使張先生聞奈何。及帝漸長，心厭之。乾清小璫孫海客用等導上遊戲，皆愛幸。慈聖使保捕海用，杖而逐之。先生復奉太后旨，草帝罪己手詔，頒示閣臣。詞過挹損，帝年已十八，覽之內慚，然迫於太后，不得不下。先生因上疏，勸帝戒遊宴，以重起居，專精神以廣聖嗣，節賞賚，已省浮費，卻珍玩，以端好，尙親萬幾，以明庶政，勤講學，以資治理。帝不得已，皆報可，而心頗嗾保及先生矣。帝初政，先生嘗纂古治亂事百餘條，繪圖以俗語解之，使帝易曉。至是，復屬儒臣紀太祖列聖寶訓實錄，分類成書，凡四十。曰創業艱難，曰勵精圖治，曰勤學，曰敬天，曰法祖，曰保民，曰謹祭祀，曰崇孝敬，曰端好尙，曰慎起居，

曰戒遊佚、曰正宮闈、曰教儲貳、曰睦宗藩、曰親賢臣、曰去姦邪、曰納諫、曰理財、曰守法、曰儆戒、曰務實、曰正紀綱、曰審官、曰久任、曰重守令、曰馭近習、曰待外戚、曰重農桑、曰興教化、曰明賞罰、曰信詔令、曰謹名分、曰裁貢獻、曰慎賞賚、曰節儉、曰慎刑獄、曰褒功德、曰屏異端、曰飭武備、曰御戎狄。其辭多警切，請以經筵之暇進講。帝優詔報可。（採明史本傳）

萬歷九年辛巳

公曆一五九一年

先生五十七歲

先生請令翰林院官分番入直，應和文章，或侍上清燕，質問經義，陳說治理，如唐宋故事。從之。四月，上御使殿，先生與四維時行等，持南科給事中傅作舟所上封事入見，上言：「大江南北大饑，羣盜大起，元末稱亂首事者，皆潁川蕭縣人，可念也。請乞大發帑金十四萬往賑之。」上既許諾，則先生又上，「今天下至困竭矣，卽上幸履蹈節儉，臣愚過計，猶以爲大司農所入不足佐緩急，乃近者宮中賜賚，動至鉅萬，夫今所謂常例，豈盡出祖宗舊例哉？不過代相沿及，如今年偶一爲之，明年卽稱引以爲故事陳乞耳。臣不暇遠引，如世宗朝，土木煩興，服御無度，可謂多矣。然其後晚年私府所積，尙百有餘萬。今大司農旣歲輸金花銀百二十萬奉上，而陛下又欲取外府益之。且陛下與其施及緇流以

求福利，孰與愛養百姓，獨常賦與民，用以全活億兆元元之命！上爲感動。九月，先生有疾，上數遣醫問之。病未逾月，而上心如有所失。遣中貴奉手勅，趣召者數四矣。遂力疾強起。十月，以一品十二年秩滿。上念先生精忠大功，冠於先後，命支伯爵祿，加上柱國太傅。降勅獎勞，賜宴禮部。予一子尚寶司丞。先生累辭，不得所請，乃勉受太傅。上亦知先生以古人自期，致君安國大計，爵祿不復強之云。

(採行實)

萬歷十年壬午

公曆一五八二年

先生五十八歲

先生病益亟，帝頻頒勅諭問疾。大出金帛，爲醫藥賞。四閱月不癒。百官並齋醮爲祈禱。南都秦楚晉豫諸大吏，亦無不建醮。帝令四維等理閣中細務，大事卽令先生家居平章。始尙能支，後憊甚，不能偏閱。先生念病在不襄，遂上書請賜骸骨，並荐前禮部尙書潘晟，及尙書梁夢龍、侍郎余有丁、許國、陳經邦，已復荐尙書徐學謨、曾省吾、張學顏、侍郎王篆等可大用。三疏不許。益使人覘先生，願慎事醫藥，厚自愛。上諭遼東禽渠魁速把亥功，加太師，進前所予錦衣衛指揮僉事同知，世世不絕。時先生病已革，不知所辭，惟涕泣數行下。言死不敢拜命。已而天子聞先生不粥，遣中使問天下大計，先

生迷惑昏瞶，且數語報上。使者既去，明日，遷正寢。未起沐浴，而溘然長逝矣。卒之日，爲萬歷壬午六月二十日，距其生嘉靖乙酉五月初三，享年五十八歲。訃聞，上大震悼，輟朝數日。諡祭九壇，復增七壇，蓋視國公兼師傅者儀。贈上柱國，諡曰文忠。予一子尙寶司丞。命四品京卿錦衣堂官，司禮太監護喪歸葬江陵。

明史本傳曰：……於是四維始爲政，而與居正所荐引王篆、曾省吾等交惡。初，帝所幸中官張誠見惡馮保，斥於外。帝使密調保及居正。至是，誠復入，悉以兩人交結恣橫狀聞。且謂寶藏踰天府。帝心動。左右亦浸言保過惡。而四維門人御史李植，極論徐爵與保挾詐通姦諸罪。帝執保禁中，逮爵詔獄，謫保奉御，居南京，盡籍其家，金銀珠寶鉅萬計。帝疑居正多蓄，益心嚙之。言官劾篆、省吾，並劾居正。篆、省吾俱得罪。新進者益務攻居正。詔奪上柱國太師，再奪諡。居正諸所引用者，斥削殆盡。召還中行用賢等，遷官有差。劉臺贈官，還其產。御史羊可立復追論居正罪，指居正構遂庶人憲爌獄。庶人妃因上疏辨冤。且曰：庶人金寶萬計，悉入居正。帝命司禮張誠，及侍郎邱檉，偕錦衣指揮給事中籍居正家。誠等將至，荊州守令先期錄人口，銅其門。子女多遜避空室中。比門啟，餓死者十餘輩。誠

等盡發其諸子兄弟藏，得黃金萬兩，白銀十餘萬兩。其長子禮部主事敬修，不勝刑，自誣服寄三十萬金於省，吾篆及傳作舟等，尋自縊死。事聞，時行等與六卿大臣合疏請少緩之；刑部尙書潘季訓疏尤激楚。詔留空宅一所，田十頃，贍其母。而御史丁此呂復追論科場事，謂高啟愚以舜禹命題，爲居正策禪受。尙書楊巍等與相駁。此呂外出，啟愚削籍。後言者復攻居正不已，詔盡削居正官秩，奪前賜璽書四代誥命，以罪狀示天下。謂當剖棺戮屍。而姑免之。其弟都指揮居易，子編修嗣修，俱成烟瘴地。終萬歷世無敢白居正者。熹宗時，廷臣稍稍追述之。而鄒元標爲都御史，亦稱居正。詔復故官，予葬祭。崇禎三年，禮部侍郎羅喻義等訟居正冤，帝令部議復二廕及誥命。十三年，敬修孫同敞請復武廕，併復敬修官。帝授同敞中書舍人，而下部議敬修事。尙書李日宣等言：故輔居正，受遺輔政，事皇祖十年。肩勞任怨，舉廢飭弛，弼成萬歷初年之治。其時中外乂安，海內殷阜，紀綱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論定，人益追思。帝可其奏。復敬修官。同敞負志節，感帝恩，益自奮。十五年，奉勅慰問湖廣諸王。因令調兵雲南，未復命，兩京相繼失。走詣福建。唐王亦念居正功，復其錦衣世廕。授同敞指揮僉事。尋奉使湖南。聞汀州破，依何騰交於武崗。永明王用廷臣荐，改授同敞侍讀學士。爲

總兵官劉承蔭所惡，言翰林吏部督學必用科甲，乃改同敞尙寶卿。以大學士瞿式耜薦爲兵部右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總督諸路軍務。同敞有文武材，意氣慷慨。每出師，輒躍馬爲諸將先。或敗奔，同敞危坐不去，諸將復還戰，或取勝。軍中以是服同敞。大將王永祚等久圍永州，大兵赴救，胡一青率衆迎敵，戰敗，同敞馳至全州，檄楊國棟兵策應，乃解去。順治七年，大兵破嚴關，諸將盡棄桂林走，城中虛無人，獨式耜端坐府中。適同敞自靈川至，見式耜曰：我爲留守，當死此，子無城守責，盍去諸！同敞正色曰：昔人恥獨爲君子，公顧不許同敞共死乎！式耜喜，取酒與飲，明燭達旦。侵晨被執，諭之降不從；令爲僧，亦不從。乃幽之民舍。雖異室，聲息相聞。兩人日賦詩倡和，閱四十餘日，整衣冠就刃，顏色不變。旣死，同敞屍植立，首墜，躍而前者三人皆辟易。而居正弟五子允修，字建初，廕尙寶丞。崇禎十七年正月，張獻忠掠荊州，允修題詩於壁，不食而死。

楚寶本傳曰：……公性謹嚴敏決，博聞強識；尤練習本朝故實，及邊域情形。少時卽自負以天下之重。伉厲守高，不好爲好言以悅人意。及入政府，感穆廟顧託，神廟幼冲，虛心委任。故任法獨斷，操持一切，無所顧避毀譽。嘗與人書曰：僕以一豎儒，擁十餘齡幼主，立天下臣民之上，國威未振，人有侮

心。况自隆慶以來，議論滋多，國是靡定，紀綱倒置，名實混淆。自僕當事，始布大公，章大信，修明祖宗法度，一以尊主庇民，振舉頹廢爲務。天下始知有君也。彼讒人者，欲刺刃于僕之身，又無所污讎，獨曰專擅專擅云云，欲以悚動幼主，間僕於主上耳。僕受恩深重，當以死報國。遠道干譽，直僕之所薄而不爲。其大意如此。是以人多恨之。上敬重公，呼太岳先生而不名。掖廷少有嬉戲，輒慮張先生知之。而公益以夾輔主德自力。然上春秋漸高，公過爲禁，持不少假。嘗在講筵，上讀論語，至色勃如也，讀作背音。公從旁厲聲曰：當作勃字。上悚然驚；而上左右貴倖用事，多恨老璫馮保，又嘗疏請斥逐其爲姦佞者。是以寢相構，而輔臣張四維亦怨公。會公卒，上所幸璫張誠以保與公交結專恣奏聞，上心動。其與四維善者泄之。四維遂嗾其門人極論保以嘗上。上譴保南京，而籍其家。言事者窺望風旨，益務攻公爲奇，並及其黨。於是奪上柱國太師，再奪諡，削其子官。御史羊可立者，追論公罪，因謂公以私構遼庶人憲爚獄。庶人妃因獄。且曰：庶人金寶萬計，盡入居正府矣。上心豔其事，以可立籍公家。乃命中貴人張誠，及刑部右侍郎邱樞，偕錦衣衛指揮給事往，並勘故構王憲爚事。王憲爚者，其父王薨，未立，而公之祖父爲護衛卒。太妃聞公少警穎，且與王同歲，召而奇之。賜食而坐王。

憲爚其下。且謂而不才，終當爲張生穿鼻。王憲爚以是慙而銜之。會公登第，召其祖虐之酒，至死而王淫酗橫暴，其國遠近皆怨之。彈劾屢上，遂至削國，以幽死。所謂金寶者，讎語也。邱橐等籍其家，懼不中程，乃拘其諸子，備極榜笞。長子敬修自縊死。家人死者纍纍。而荆楚之間騷然株及矣。獄成，命削公秩，奪前所賜璽書，四代誥命。謫其子編修嗣修戍。當籍沒時，侍講于慎行遺邱橐書，略曰：江陵殫精畢智，勤勞於國家。陰禍機深，結怨於上下。當其柄政，舉朝爭頌其功，而不敢言其過；今日旣敗，舉朝爭索其罪，而不敢言其功。皆非情實也。且江陵平生以法繩天下，而間結以恩。此其所入有限矣。彼以蓋世之功自豪，固不甘爲汚鄙，而以傳世之業期其子，又不使濫有交遊。其所入又有限矣。若欲根究株連，稱塞上命，恐全楚公私，重受其困。又江陵太夫人在堂，八十老母，纍然諸子皆書生，不涉世事，籍沒之後，必至落魄流離，可爲酸楚！望於事甯罪定，疏請於上，乞以聚廬之居，恤以立錫之地。使生者不致爲欒郤之族，死者不致爲若敖之鬼。亦上帷蓋之仁也。橐得書，不能用。萬歷末，台諫等連章訟居正冤。且言其有十大功於國，不聽。天啓二年，朝廷始追述其功，復原官，予祭葬。稍稍給其房屋之未變直者，與子孫奉祠住。今上御極，尤思之。錄用公孫同敞爲中書舍人。追卹有差。

行實云……太師處性淡泊，遇事有執持。外莊而內平，無所矯飾。事求當諸理，不拘文牽俗。居常慕子房，鄴侯之爲人，貴在實造，不爲文言虛辭。自登仕版，伉厲守高，不植黨與。暨入政府，調劑宇內，遂杜絕私門，戒闇者無敢通一刺，爲人造請。已而諸公咸亮其特介，不爲私謁。門外寢不見長者車。及上在亮陰，太師湛靜沈默，聲色不露，以身繫天下輕重者。若而年，雖操心堅正，風節稜稜，似汲長孺，不可招麾去來，然道固委蛇，中無滯礙。已創一法，人稱不便，輒罷之。百司庶府，墨於吏議者，卽不撓法回芘，終能自効，尋復振之。襟度汪夷，不熹苛察。不以一眚掩大節。有人指摘細過，置而不問。獨於人勞動，記存不忘，推獎恐後。諸司建白，惟良是採；若歟言無當，雖文弗錄。士一見其姓名，卽得其材，指高下；他日遇事，握銓者或難其人，必指某某優爲之，卒能其官，如所鑒不謬。常言：策士謂水亟魚，險令滋民擾，國家自有制度，何紛更之爲？以故獨申飭累朝令甲，無所創造。第恐沿習久則玩，玩則弗震；頽靡久則壅，壅則弗行。不得不稍稍改弦，輒而淬厲之。大約以正紀綱，審命令，厚風俗，與吏治，阜民財，充國計，振武功，論文教爲指。苟利公家，專行一意，不以遠嫌自累，不欲沾沾令人喜，爲衆譁沮緇。憂勞天下，若振濡，若沃焦，皇皇如不及。聞一方歲饑，至深念廢寢食，必計安之，乃已。居官歷跋

三朝光輔二帝，俱以精誠祐於明主。先帝今上，咸虛懷延納。宮中府中，事無纖細，悉咨而行。已位上公，持國秉，貴重矣。於人臣無兩，而心常慄慄，如負譴懷。驚生平竭誠體國，至扶精弊神，矍矍忘劬。人或勸其省思慮，進醫藥，輒謝曰：吾欲畢吾分，安得恤吾身且也。疆宇未甯，羣生寤遂，卽吾髮膚幸苟完，何益？故其趨朝，常中夜振衣，卽金門未啟，無先往以待旦。總統庶務，斷錯解禁，出自秘閣，則留公署。延見諸公，揚權政理。四方以其職事來者接之，人人各厭其意，未嘗以憊爲辭。竟用勞瘁病脾。自辛巳六月以來，業已委弊，猶力疾早作夜思，不怠於勤。比病困篤，尙伏枕擊劄天下大事，絕口不屬身後事一言。此中外所共聞知。惟睠顧宗社，繫心帝室，屬纊之時，旣瞑，復張目視，大言主恩未報，未能辭太師，吾死且不沒。遂卒。嗚乎！若太師，庶幾哉，所謂死生以之者矣！後生末進，不知國家大務。然伏見先皇帝時，專務資格，人莫得盡其才。官職至耗亂也。今上詔行久，一簡衆職，尊禮公卿大臣，郡國守相，有治行異等者，皆進於廷陞。上親慰勞之，賜璽書金綺羊酒。六曹尙書郎，積有功能，得拜卿寺，不得更相除調。外臣有所調選，悉就近其地，察繁簡通塞，並用三途。督府部使者，論荐所部吏，與簡台諫，皆以四分之一。待孝廉明經茂才，有舉不及格者罰。小吏如楊果、趙騰蛟等，得爲令長。行大

僕寺苑馬寺，得行觀察使事，與都轉運。公卿子弟有行能者，待以高爵，不以左遷困人。尤寓意遠方人才，不以衰老往。遠方有缺員，不復虛其官。如曩時京朝官，不得通人餽遺，有以事請謁人，其所見託者與其子弟，能發其罪以聞，有厚賞。暴官貪吏，下所司論罪，悉盡本法。然禁誹謗，理註誤，許所繫治吏得執奏。設舉刺失實，或有異同，必令推詳。其或有賞罰款誤者，許覲吏得廷辯之。以故凡在有位，感激懷奮，皆抱功修職，不肯謁告，不以趨走逢上。其已得除書，及以使事修覲入賀，行者不宿於家，各務養實政，不肯取辦簿書期會，衆賢輻輳，仕路廓清。卽虞廷師，周士濟濟，不啻過矣！往者將權不重，功罪賞罰不覈，又或苛細使人不得展布。凡有罪當結問，輒以武弁當之。人視將士易與，將士亦以此自輕，不復振耳。今上審定廟謨，假督府一切便宜，不數易置。時出璽書金綺相勞，有壯猷宿望，已數破虜者，卽賜召還，不欲盡竭其力。每三年，遣重臣出行邊，計成功，大將軍進退予奪，皆取自上意。下至偏裨，亦皆假重事權。爲之罷監軍使者，令文吏勿得摧沮。又賜將士養廉田，出帑金數十萬勞軍。謂建議者與受事者，多意見不侔，往往詔建議者，卽經略其事。大將軍有衝陷折關，能多立奇功者，不愛通侯之賞。每勅邊吏，乘時修戰守，持重安詳，示虜閒暇，毋得張皇調遣，徒罷勞士。

卒。又親理營兵，罷班軍輸作。令所在有老幼當赴代者，悉罷勿遣。其所審盡禁兵，入衛兵、薊兵、南兵、浙兵、福兵、忠順軍、山東民兵、狼兵、苗兵，所在標兵、水兵，動悉機宜。以故將士感泣，皆引弓備虜，無不願居前得一當匈奴先死。且往者，禁網疏闊，吏民無所請，事多填委簿領書，不肯奏報天子。今詢事考言，以言覈事，以事覈功，非歲久不可卒舉者，皆校量繁簡，難易多寡，新故久近。程督府諸司，令以時報成事，毋得故緩。其大者難者，以遺後人。徒以米鹽瑣屑之務，苟塞明詔。以故人皆見素，無敢匿端。咸懷懷奉約束。士大夫非奉尺一，雖歷郡國，無敢馳一軺傳，縣次不得續食，勞所在候望。省賦車籍馬之費，歲若干。日久官屬既盛，則出令者多，任事者尠。今汰冗員什二三，用一事權，絕人觀望之私。歲省稍食若干，計郡國吏，以賦入多寡爲殿最。不煩加賦。得民宿逋，歲若干，郡縣負邑入，皆鈎校其數，姦人無所逃罪。得吏胥所乾沒若干，其較著者，則決策款虜。減客兵，清糴糶，有宿飽之士，無脫巾之憂。歲所省凡得數十百萬。卽如薊昌，每歲所犒虜不過二萬七千六百，而所省保定忠順軍，及固原入衛兵馬，與山東保河灤薊甯夏兵餉，已至數十餘萬。卽大較可知。以故嘉靖之季，太倉所儲無一年之蓄，今公府庾廩，委粟紅貫朽，足支九年。猶得以其贏餘數十百鉅萬，征伐四夷。治漕可謂

至饒給矣。往者，罪殊死以下，歲久不決。圜牆爲滿，殘人得以幾幸，訟獄滋多。今上詔理官，修大明律例，令有司毋賣獄，毋深文巧詆，傅致人罪，無輕入人死刑，無以獄案結竟無辜，無逸囚，無縱逋逃。其覆讞具獄當戮死者，卽以縣諸藁街。以故叛逆妖妄……皆駢首就戮。赤眉，綠林，黃巾，白蓮之禍，不足憂國家。且人重犯法，不敢徼幸三尺矣。異時宵人越貨，事爲故常，有司匿不以聞。今上重弭盜之任，申保甲之約，設斬捕之格，嚴沈命之條，厲窩盜之禁，厚協捕之賞，寬未得之期，薄旣獲之罰。則吏務詰姦，人懷逸賊。以故幅幘萬里，皆重垣密樹，如長虵委蛇，覆蔭中路。警夜捕晝，巡繳江海，凡山行蹈躡，水行載舟者，皆萬里不持寸兵。有道不拾遺之風矣。初，上新嗣位之時，國用大詘，上不得已，念國家惠澤，唯施及困窮，不以惠養豪猾。雖有旨督賦，然萬歷丙子，業賜民田租，韓甯邦本，未可謂刻急也。且上曠蕩之恩，寬大之詔……在位十年，而賑貸蘇松等郡，凡七減漕七十餘萬……不可謂非省憂綵寡孤獨窮困矣。况外絲如馬船料價……皆歲有寬政。上又明詔有司，積貯以備凶年。能江南織造，令所在守臣直指監司，歲時巡行郡邑，問勞疾苦，察舉冤獄，毋得輒自議法擾民，與黎民休息……夫俺答至鹵殫矣，自先帝甲冑臨戎，匈奴喙息，謂將復有成祖犁庭之舉。故明年俺答吉

能，遂請內屬。夫強者先臣，弱者焉往，以故名王解辯，元戎獻馘，芟薙南荒，習悛東越……莫不頓顙伏辜，獻圖請吏。獨東虜者，太師謂外甯必有內憂，故釋土蠻不誅，以爲外懼。然速把亥旣擒，哈歹帖阿都赤明安之事，虜已累氣脅息。設上欲滅之，第令使一梟騎縛之耳；何足煩大將軍十萬之師乎？烏思藏莽噍喇，皆近古不賓之國，苗平天漂亞泰阿斗，皆世上難馴之民，今皆煦沫承流，奉琛納贄，豈非千載秦甯之一會哉！夫天下有一世之計，有萬世之計。今西自嘉峪，東至山海關，延袤萬里，崇墉密雉，如天險不可升。虜無能躡入。又南自高郵，北至太行，堤延袤四千餘里。兩堤犄犄，屹爲鉅防，必不至引水病漕。且其所費，皆取諸贖鍰，不索水衡少府金錢。此皆萬世之計，非太師所能辦。蓋主上聖明，獨運甄陶，下有二三元老，共熙帝載。諸所建設，修舉廢墜，皆諸蓋臣頌畫，賴天地宗廟社稷，以故元化滂流，浸淫衍溢，功倖往初，兼並神明。先太師何幸身親見之哉！且太師道雖直方，中實惻怛，少讀春秋傳，慨然曰：古稱政之所予，在順民心，有以拂爲順者，子產也。吾殆類是乎！其論治，欲倣官邪，齊民萌，不專姑息，有救世之思。蓋獨見謂網少密則莫能扞格，法可懸而不可用，特以初引網維，不得不固握其柄而信用之。意俟天下遵制揚功，風成俗定，然後恢闊禁網，削除煩苛，示民長厚。

之道耳。其後台省皆言，諸象指者，競趨武健，刑多失衷，非聖世事。太師深然之。遂請詔有司，以非罪榜掠人至死三人以上者，編爲卒伍，著爲令。嗟乎！深故之罰，其意斷可識矣。比年猶崇惇大，惜其未究刑措之施，遽以天年下世，可勝歎哉！昔子產爲政，鄭人厥有惡言。居有頃，鄭人復歌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夫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所從來遠矣。乃太師生時，俺答安國亨等卽爲太師置像，且暮尸祝。公今其無祿卽世，鴻生鉅儒，多稱引記功，宗以功作元祀，一篇之中，三致意焉。下至武夫健卒，田畯紅女，聞有垂涕者。其所遭遇，豈不逾於子產哉！太師少讀書破萬卷，無所不窺，然獨觀大義，惟務宗旨，不求蔓引泛溢。爲文不屑屑程度，不喜譎怪，第取境與神會，言與志足。而柔澹春融，得天然之致。每屬草，輒棄去，不欲垂空文自見。筐篋中雖多所存，行世者奏對稿而已。至呈雕肅大寶丹辰諸箴解，若講讀諸書，無非闡理翼經，學士大夫類能道之。資由天授，警敏疏徹，博聞強識，尤明習累朝故實。事至輒口誦某時著爲律，某歲掣爲令，不煩討核繙閱。目數行下，案無留牘，洞晰機宜。遠至南垂篁竹之夷，北徼氈裘之虜，譚險阨要害，出沒向背，較若眉列，若懸槩。用能以樽俎折衝，機務紛拏。人或憂其叢脞，太師殊間適。自公退，則游情藝

圃，旁通稗官小記，及諸省賢書，督學試義，悉手自品薦，示諸子弟。其暇豫如此。家居馴行孝謹，以處君父骨肉之間，交直其難，不得歸持大父喪，以此常邑邑。凡上所賜鮮新，不上大父靈几，不敢食。侍大母趙夫人於邸，備極色養。每听，必適寢所問侍者，太夫人眠食狀，乃行。甫歸，卽之親舍，從容宴語，悃乎猶孺慕也。于兄弟友愛，愛叔父居易尤篤。悼仲父居謙訃至，哭泣哀思，再上書請告，疏入，不報，可然以己所授廕與之。所教與孤等埒焉。庚辰春，季父居謙訃至，哭泣哀思，再上書請告，疏入，不報，可然後出。逾年不衣霧縠，朝士咸見之。蓋天植云：教子獨用嚴毅，慕萬石君之風。每丙夜，肅襟危坐，諸子無論壯少，皆不敢入待。居恆所面命，自砥節礪行。文藝兩端之外，無一語及垣屋田宅。及諸子稍長，業登仕籍，向用，其告以居官仕宦任職，惟比擬已行事。天下事有未發者，密不使聞，僉同乃可決爾。吾安能知。設或乘間問某事後當如何，卽艴然大怒曰：此非乃所當聞。輒引曹相國之事相戒曰：昔漢惠使者曹窋，洗沐，私從容問其父以不請事，何以憂天下，相國怒窋，笞之二百，曰：越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夫窋爲中大夫，而亦旣長矣。又奉帝命，乃相國笞之二百。兒曹獨不畏曹窋事乎？於是諸子重足一息，毋敢出聲。每過庭，非有所問，輒良久侍立，不敢出一語而退。匪邸報，卽除一令丞，

蔑由知。蓋不言垣屋田宅，不屑以治產導其後，此無足論。其於國家事，又惟謹不以言者。太師爲國家之心，與其訓諸子之意，深遠矣！治家窮約如寒素，性好施與，大官之脯所入，以充歲時存問里中所知交。不求以羨姻黨。諸僮指廩而食者，若而人。總族中僅有田若干畝，糧七十石，戒子弟輸納，無敢後時。其外繇非分所當復者，孤等不敢脫一踐更卒。有豪猾賄里胥，竄名太師籍中。歲歲復無有所與。孤等發其姦，守臣以聞，大司農請以其意布告天下，雖有長爵復，復毋得過制，令罷民得寬力作。皆推太師意也。比卒，發陳篋，僅得上所賜帑金文綺。亦大都煩費矣。上聞而悼之，賜錢布薪米各有數，乃得襄事如禮。太師先配顧氏，贈一品夫人。繼配王氏，封一品夫人。子男六：長敬修，禮部儀制清吏司主事，娶癸卯舉人高公蒿女。次嗣修，丁丑進士及第第二人，翰林院編修，娶四川左參將賀公麟見女。次懋修，庚辰進士及第第一人，翰林院修撰，娶江西布政司左參議高公尚志女。次簡修，錦衣衛指揮同知，娶刑部尚書王公之誥女。次允修，府諸生，娶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李公幼淑女。次靜修，尚幼，聘工部尚書李公幼滋女。女一，適刑部左侍郎劉公一儒子太學生戡之。孫男六：重光，嗣修出；重輝，敬修出；重登，重元，懋修出；重潤，重允，簡修出。皆幼女。三：敬修所出許聘吏部左侍郎王

公冢子。懋修二女未聘。皆幼。惟是本月二十八日，孤等將扶太師還楚，卜吉而藏。泣血拊心，以先人幽光，與黃墟俱掩。是懼。私心願得長老先生，揭石墓門，以託不朽。非長老先生狀之，則事且無徵。恭維明公，道高管鮑，文蔽班揚，單言迥邁，崇褒半祠，允爲信史。用是藐馮諸孤，敢徵瀛先靈，縷經叩闈人以請。夫奉職守官，人臣常分，先太師謀猷入告，事在密勿，非世所宜知。孤等又故自木彊，不問外事，曠贖非所睹記。特按疏章憲令，聊攬拾一於千百。事有缺漏，言無增飾，謹布之司籍者，伏乞哀而存之。賜一言以爲太師重，實嘉惠九原，流精誠於窀穸，貽休百世，耀華袞於練紉。豈惟孤等，實世世子孫，非生死所能報塞矣。

附錄

先公致禍之由敬述

子懋修

萬歷元年，答閣邊吳堯山曰：二十年前，曾有一宏願，願以其身爲薦荐，使人寢處其上，溲溺垢穢，吾無間焉。有欲取吾耳鼻者，吾亦歡喜施與。

答張操江曰：受願託之重，誼當以死報國。遠嫌避怨，心有不忍，惟不敢以一毫己私與焉耳。

答李太僕漸菴曰：草茅孤介，擁十齡幼主，立於天下臣民之上，國威未振，人有侮心。僕受恩深重，當以死報國。宋時宰相卑主立名，違道干譽之事，直僕之所薄而不爲。

萬歷五年，答應天巡撫論大政曰：僕今所爲，暫時雖不便於流俗，他日去位之後，必有思我者。僕之恩忠，無一毫爲己之心故也。

答總憲李漸菴論驛遞曰：天下事非一手一足之力。僕不難破家沈族，以殉公家之務，而一時士大

夫乃不爲分謗任怨，以圖共濟，將奈何哉？計獨有力竭而死已矣！

萬歷六年，答河道林按院曰：既已忘家殉國，遑恤其他，雖機穽滿前，衆鏃攢體，不之畏也。如是，少有建立耳。

萬歷八年，答學院李公曰：不穀棄家忘軀，以殉國家之事，而議者猶或非之。然不穀持之愈方，略不少回。故得失毀譽關頭若打不破，天下事無可爲者。

答朱按院辭建三召亭曰：吾平生學在師心，不但一時之毀譽有所不顧，雖萬世之是非亦所不計。張文忠亦近時賢相，其聲施於後者，亦不因三召亭而後顯。不穀自許，似不在文忠之列。使後世有知我者，則不朽之稱，亦不因三召亭而後顯，明矣。時異勢殊，高臺傾，曲池平，卽吾第宅且不能保，何有於亭？

懋修曰：夫人必回顧，然後周慮足以庇後，必好名，然後完美足以保功。未有見先公專行一意，但知報主，禍機毀怨，身後名都置之不顧者。明知其且破家而不恤，明知容容多厚福而不爲，難乎免其後矣！長老先生每責余曰：而大人忠勞之不自，而在苒苟活，不思辯雪，而子職之謂何矣？吾甚羞之。

余聞之愧駭矣。久之猶見追章陸續，莫非溫莽之波；野史浸淫，咸歸魯墨之謗。余心亦疑之矣。二十年後漸有思先公者。蓋人固以蓋棺而論定，事亦有必世而後明者。先公與人書語若此，皆不回顧不好名之心使之也。固知一片忠肝義膽，留在天壤，非么麼小子輩所能肆辯。憶先父之心，亦有不
必辯者。敬述以復長老先生，謝嘉義焉。懋修至是始得無疑於心矣。

張文忠公遺事

宋學洙

世祖章皇帝諭木和尙曰：明相張居正，當主少國疑之日，乾綱若不獨擅，天下事便成道傍築舍。大哉！王言！直逼九十八年議權臣者睜眼矣。惟功高禍大，解之者絕少。俗人傳訛曰：高新鄭構之也。嘗考新鄭罷相，固在江陵壬申柄政之初；而新鄭捐館，實在江陵戊寅葬親之歲。江陵壬午薨時，新鄭亡已五年矣。安得謂甲申之難，發於新鄭耶？又嘗讀江陵壽高公六旬文，周召夾輔之誼，期於同獎王室。而一時水火之由，文獻皆無確據。江陵豈不恥匿怨而友者哉？比讀文忠全集，卒業，方知任怨絕交，莫非砥礪名教。而忠義大節，亦於斯提其大綱。謹備紀之：其構新鄭也，救徐文貞也，文貞爲江西館師，又拜相之荐師也。考江陵拜相謝文貞時，文貞面囑之曰：家國之事，一以奉託。則安知非慮新鄭之構己，而託其相庇乎？高公再相，徐果受陷，三子被逮，擬破其家。文忠用智用愚，陰持四載。徐公之獄未卽成，而穆宗宴駕。故江陵乘機罷高公相，而予文貞以安。所謂國士之報也。江陵豈不愛新鄭者，權其師友之重輕，遂不能置身於兩厚。觀答應天巡撫朱東園書云：存齋老先生以故相居

家，近聞中翁再相，意頗不安，願公一慰藉之。又書云：辱回示，業已施行，自難停寢。但望明示寬假，使問官不敢深求，早與歸給，則訟端從此可絕。而存老之體面，元翁之美意，兩得之矣。僕於此亦有微嫌，然而不敢避者，所謂老婆心切也。又答松江兵憲蔡春臺諱熙者書云：存齋相公家居，三子皆被重逮。且聞吳中上司，揣知中元相公有憾於徐，故爲之甘心焉。此非義所宜出也。且存翁以故相終老，未有顯過聞於天下，而使其子皆駢首就逮，脫不幸有傷霧露之疾，至於顛隕，其無乃虧朝廷所以優禮舊臣之意乎？亦非中元公所樂聞也。答河南巡撫梁鳴泉書云：松江事，高老先生業已寢之，似不必深究。仲尼不爲己甚，報怨亦自有常。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蹊者固有罪矣，而奪之牛無乃過乎？答奉常徐雲巖書云：僕在此，君家之事，萬無慮者。答徐仰齋書云：僕受太翁老師厚恩，未有以報。凡力所能爲者，自不待囑矣。輿論大政書云：陸氏之事，原當事者之意，實欲緣此中禍於師翁。其徒每倡言曰：陸氏家累鉅萬，死之日，數嫫家欺其子之幼，遂分而有之。今惟刑併其子，使之取償於所親，則可不加賦而國用足。其言如此，藉令當事者至今猶在，則禍誠不知所終矣。幸天啓聖衷，俯納愚言，俾陸武惠之功得明，而師翁見陵之恥亦因以雪。答文貞書曰：元年之事，選擇中立，不

能昌言以樹正讖。一罪也。及讒言外闕，中人內構，不能剖心以明老師之誠節。二罪也。公且遠避流言，於今三年，不能以一語悟主，使金騰久閉，郊禮不行。三罪也。今日之事，惟以追積愆而釋大慚耳。其視古人所以報知己何如哉？當是時，江陵想亦有淚從腸落者矣。戊寅歸葬，過新鄭，晤於病中。還朝，再晤高公，許身任其後事。答張操江書云：頃姦人挾刃入內，誣指新鄭所使，中外洶洶，幾成大獄。僕竊心知其不然，未有以明也。乃面奏主上，委曲開導，務求真的，乃可正法。荷主上面允，而左右中貴人，亦皆雅相尊信，深諒鄙心，不敢肆其鈎距之巧。不然，此公之禍，固不待言，而株連蔓引，今不知作何狀矣。答司馬王鑑川書云：方元翁事起時，僕即具揭入告主上，爲元翁伸理。答參軍高梅菴書云：卹典諸事，須稍從容，俟孤於內人多方調處，俾上意解釋，孤乃具疏以請。旦夕有便，當告之貴省。撫按託其具奏報也。又書云：前聞訃後，竟不見使至，比已調解於內，似有可挽之機。須令嫂夫人自上一疏乞恩，孤當爲面奏陳請也。又書云：元翁卹典，甚費心力，僅乃得之。然贈謚尙未敢瀆請，俟再圖之。遇此一番應得之例，則後來續請，根基定於此矣。又書云：僕與元老交深，平生行履，知之甚真，固願爲之創傳，以垂後世。墓銘一事，雖微委命，亦所不辭。謹操筆以竣。行狀當屬曹傅川可也。答司

馬曹傳川書云：不穀與元老爲生死交，所以疏附後先，雖子弟父兄未能過也。臣奈中遭儉人交構其間，使之致疑於我，又波及於丈，悠悠之談，誠難戶曉。比高夫人張氏陳乞卹典，該文書官田義口傳聖旨：高拱不忠，欺侮朕躬。今已死了，他妻還來乞恩典，不准他。文忠奏：拱侍先帝於潛邸，九年有餘。又引嘉靖時楊一清翟鑿例哀懇。奉聖旨：高拱負先帝委託，藐朕冲年，罪在不宥。卿等既說他曾侍先帝潛邸，講讀，朕推念舊恩，姑准復原職，給與祭葬。禮部知道。與河南周巡撫書云：故相中元公，今尙未葬。聞恩卹葬價，有司未能時給。此仁人之所隱也。不揣溷冒，敢邀惠於下執事。惟公哀憐之！據此，則文忠與高公，何嘗不全始全終哉？而天下口實兩家近百年，豈不大謬哉？况修怨雖士大夫常事，斷無覆人宗祀之毒心，而必如是毒者，官戚之爲耳。宰相以忠正犯時忌，卽不結官戚以爲奧援，而卽事寬假，未必非市恩之一道。文忠鑑漢唐末季之禍，而爲社稷長治之謀，不示恩且更加威也。一日該文書官邱得用口傳聖諭：孫海客用，凡事引誘，無所不爲，著降作小火者。發去孝陵種菜。文忠奏：孫海客用，姦邪不忠，虧損聖德，論祖宗法度，宜正典刑，罪在不赦。不宜止降小火者；須充做淨軍，乃爲正法。奉聖旨：乾清宮管事牌子太監孫海客用，凡事引誘，無所不爲，降黜未盡其辜，著充

淨軍。發去南京孝陵種菜。免死固已。狐怨矣。又補參司禮監太監孫德秀。濫奏兵仗局掌印周海。謂與孫海客用濟惡。當與孫海客用同罪。又勅令各管事牌子自陳。奉聖旨。司禮監太監孫德秀。濫奏兵仗局掌印周海。都降三級。著外私家間住。永不敘用。其司禮監及管事牌子等都著自陳。連處數大璫。上意猶然姑息。此輩有不日刺刃於文忠之腹者哉。令有外戚申宿好者居間。則隱禍尙可內解。而文忠外戚之怨巧相值也。命也。一日。該文書官邱得用口傳聖旨。皇親都督同知王偉。進伯爵。擬旨來行。欽此。并將正德二年封慶陽伯夏儒。嘉靖二年封泰和伯陳萬言及各子男輩授官事例傳示。文忠奏。聖祖定制。公侯伯爵。非有軍功不得濫封。王偉係中宮至親。臣等不敢抗違。謹擬傳帖。上語聖裁。其皇親子男輩姑且從容。又一日。該文書官邱得用口傳聖旨。欲將皇親永年伯王偉弟男。加恩授職。臣等謹欽遵擬傳帖。將王偉弟王俊男。王棟各與錦衛正千戶帶俸。頃又該邱得用傳示聖意說。正德年間。皇親夏助等。俱授錦衣衛指揮使等官世襲。今何止授千戶。又無世襲字樣。文忠奏。隆慶年間。今仁聖懿安皇太后之父固安伯陳景行。伊男陳昌言。初亦止授錦衣衛千戶。至皇上登極。因恭上兩宮尊號。方降勅。將陳景行長男陳昌言。陞錦衣衛指揮僉事。次男陳嘉言。授錦衣

衛副千戶。慈聖宣文皇太后父李偉封武清伯。長男李文全，授錦衣衛指揮僉事。次男李文貴，授錦衣衛副千戶。俱無世襲字樣。今皇上雖欲優厚外戚，詎可踰於兩宮皇太后之家乎？至於世襲一節，則祖宗舊制，決不敢違越也。武清伯李偉請價自造墳塋一本，該文書官孫斌口傳聖旨：該部折價太薄，從厚擬來！文忠奏：嘉靖二年，蔣翰乞恩造墳，原係差官蓋造，未曾折價。該部處辦木石等料，當時估計該銀二萬兩。卷案具存。想自祖宗以來，相傳恩例如此，有難以踰越耳。今皇上孝事聖母，豈能有加於世廟；聖母篤厚外家，亦豈能有踰於章聖皇太后乎？今以世宗皇帝所不能加，章聖太后所不可踰，而聖母與皇上必欲破例處之，越分之恩，非所以厚之也；踰涯之請，非所以自保也。嗟乎！神宗枕席之愛，不暢於中宮；太后顯親之孝，見扼於元宰。雖一時屈於祖制，而王李兩家自不快然於心。彼孫客諸璫，安知不乘機結構，相與觀變哉？予尤有疑於張鳳盤，方文忠歸葬之先，遼東長定報捷。內稱出邊二百餘里，斬首四百三十。我之損傷止於一卒。奉聖諭：昨見遼東報捷非常，即奏聞聖母，蒙面諭朕云：賴天地祖宗默佑，此時正爾行嘉禮之際，有此大捷，乃國家之慶，我心甚喜。元輔籌運廟謨，二輔同心協贊，纔得此奇功。我勉留張先生，這是明效。朕恭對云：聖母慈諭的是。茲恭述

以示先生等知。一應敘錄，宜從優厚。稱朕惓惓仰體聖母至意。文忠疑係殺降冒功，行該鎮覆勘。故答本兵方金湖書云：遼左之功，信爲奇特。但細觀塘報，彼旣擁七八百騎詐謀入犯，必有准備，我偏師一出，卽望風奔潰，駢首就戮。曾未見有抗螳臂以當車轍者。其所獲牛羊等項，殆類任牧家，當與入犯形勢不同。此中情狀，大有可疑。或實投奔之虜，邊將疑其詐，不加詳審，遂從而殲之耳。今奉聖特獎，勢固難已。但功罪賞罰，勸懲所繫。萬一所獲非入犯之人，而冒得厚賞，將開邊將要功之隙，阻外夷向化之心，其所關係非細故也。且李成梁節被寵賚，已不爲薄。異時邊將以功蔭子，未有世襲者。而渠每廕必世，又皆三品以上大官，今再欲加厚，惟有封爵耳。祖宗舊例，武臣必身臨行陣，斬將擐旗，以功中率乃得封。今據所報，彼固未嘗領兵當敵，如往者戰平虜擒王杲也。昔惟賞廕，今乃加封，厚薄亦非其倫也。孤待罪政府，十年之間，措畫該鎮頗殫心力。今奉溫綸謬獎，亦豈不欲掠此勳閥，以爲光寵，但其中實有未安於心者。故不敢不披其愚，望公虛心再審，務求至當，以服人心。比及文忠南歸，廟堂徑行題敘。且請優厚之旨，脅文忠就家中擬票。文忠奏：臣未見該鎮覈勘詳悉。第據同官大學士呂調陽等錄示閣中題稿，並該鎮塘報。李成梁未嘗親歷戰陣，論功行賞，似應諒加流

爵。副總兵陶承譽，副使翟繡裳，總督梁夢龍，巡撫周詠，尙書方逢時，侍郎曾省吾，鄧光先，皆加服俸。有差。閣臣除本身辭敘外，呂調陽、張四維、加武廕、馬自強、申時行、加文廕。雖迫於聖旨之不敢異同，終怪政府本兵扶同欺冒。故還朝之後，覈勘愈力，答遼東安巡按書云：承示長定事，鄙意以其事已成，可置勿論矣，不意該科又有此疏。已奉旨併勘。今惟當據實分別真僞，以俟宸斷；量其虛實大小，以爲予奪厚薄，明主權衡鑑以裁照，決不致有枉抑也。答遼東周巡按書云：李帥用奇出擣，使賊狼狽而返，乃孫臏走大梁之計。比前長定之捷，殺降以要功者不侔。答邊鎮督撫書云：向者南歸，奉聖諭，遼東大捷，令孤議擬恩賞，比時心竊疑之。曾有請教。隨具一密疏入告。及入朝，則已處分矣。近得安道長一書，據其所訪，則與小疏一一符合。何當事諸公之不審處一至於此也！今大賚已行，固難追論，但賞罰勸懲所係，乖謬如此，殊爲可憾。竟俱追奪之。故答總憲吳近溪書云：賞罰明當，乃足勸懲，未有無功倖賞，而可以鼓舞人心者。近日遼左虛冒功級，雖督撫大將已降之恩，皆追奪，况此輩乎？據此一事，政府本兵之體面掃地矣。體面失則飲憾必多，故呂公即乞骸於是年。張公忍恥於政府五載。江陵歿而公當國，坐視其禍而不相救，莫非此一物據胸中而未化也。今者讀書論世，推測

始終，確然見造冰者，外戚也；換日者，中官也；閃爍其間者，鳳盤三三公。彼陬陬者，祇鷹犬耳。故兩宮聖母，不聞傳於宥之旨。神宗宿三十七年之怨，非惟新鄭無此黨，縉紳寧有此力量哉。全書俱在，願尙論者備考焉。雖然，江陵薨於壬午六月，禍發甲申初夏。遲久與波，亦想見江陵之瑕類不易摘，而公道之在人心，欲遽泯者難也。

評論集要

揚鐸集

明海忠介公瑞曰：居正工於謀國，拙於謀身。

門人沈鯉序其集云：——當時主上以冲齡踐祚，舉天下大政，一一委公；公亦感上恩遇，直以身任之，思欲一切修明祖宗之法，而綜覈名實，信賞必罰，嫌怨不避，毀譽利害不恤，中外用是凜凜。蓋無不奉法之吏，而朝廷亦無格焉而不行之法。十餘年間，海宇清宴，蠻夷賓服，不可謂非公之功也。惟是人情憚檢束而樂因循，積玩既久，一旦以法繩之，若見以爲苛。而公持之益堅，爭之益力，以是遂與世齟齬。而又一二非常之事，有衆人未易測識者，其跡不無似愾，似少容，似專權，似純任霸術，似與金革變禮，終未盡合。上一時雖優容，實已不能無疑。比公既謝世，言者益譁張其詞，上眷寵始移，而公家之禍，於是不可解矣。至今觀塲者，猶多煩言。願其先法後情，先國事後身家，任勞任怨，以襄成萬歷十年太平之理。我明相業，指固未易多屈也。藉令後人循其已定之規模，而但稍濟以寬緩，亦自可以收拾人心，保回元氣。願乃不深惟其終，而但畏多口，遂盡反其所爲，以取悅一時。卒使紀

網陵遲，浸淫以至今日，幾無法矣。世道人心，識者有隱憂焉。誰階之厲，豈非公之罪人哉……

門人呂坤書其集後云：——而豐功偉烈，昭揭宇宙，至今不可磨滅者，一言以蔽之曰「任」。莊皇帝之棄羣臣也，今上以十齡御九五，雖天縱徇齊，曷適今昔，而聖不自用，委任老成。當是時兩宮有並后之尊，諸璫操得勢之權，外戚有蚤緣之藉，宣大值那吉之入，兩廣與懷遠之師，海內多靡頹之政。當斯任者，顧不難與？先生念顧命之重，受聖主之知，以六合重担，荷之兩肩；以四海欣戚，會爲一體。無所諉託，毅然任之。顧任天下之勞易，任天下之怨難。先生以一身係社稷安危，愛憎毀譽，等於浮雲。以君德之成敗責經筵，故帝鑑有圖，日講有規；以監局之縱畏關治亂，故付之主者嚴其約束。立考成以督撫按，節驛遞以恤民窮，限進取以重學校，覈地畝以杜分欺，額舉刺以塞私門，併催科以繩勢通，重誅遣以儆貪殘。申宗藩之例，裁冗濫之員，核侵漁之餉，清隱占之屯，嚴大辟之刑。俾九圍之人，兢兢輯志；慢肆之吏，凜凜奉法；橫議之士，息邪說而尊王。事可安常者，不更張以開後覺之端；時當通變者，不因循以養極重之勢。維泰山而捧金甌，俾內難不萌，外患不作，北無敵國之禮，南無擅命之雄。五兵朽鈍，四民乂康。此之爲功，伊誰功哉？則先生肯任之心，勝任之手，斷斷乎其敢任。

之效也。設先生避難，計身家，藉一人殊眷，結四海傾心，國家威福，儘足以供之。其誰不悅？即不然，而優遊暇逸，循敵轍，守陋規，上下習而安之，其誰生怨？而先生不爲也。先生之言曰：吾已忘家徇國，追恤其他，雖機穽滿前，衆鏃攢體，不之畏也。噫！伊尹之任，甯是過乎？……

明王弼洲曰：業惟戡亂，勳表救時，在唐贊皇，復爲元之。

毛壽登批楚寶本傳曰：江陵承顧託，輔幼主，身伊周之任，寵眷稠渥，前古未有也；天下固已側目其身矣。而振綱剔弊，海內披靡，又皆其誓沈族碎家而爲之者也。雖欲避專擅之跡，何可得？然公無所不可得之人主，而奪情之役，不以死爭，摧擊過當，有容之度闕焉。豈自信報主眷，平物論，蓋有非常之功，誠不屑區區形迹間飾款言，塞衆望邪？……

明史贊稱：江陵通識時變，勇於任事，神宗初政，起衰振靡，不可謂非幹濟才；而威柄之操，幾於震主，卒致禍發身後。蓋猶以救時相目之也。

清聖祖論之曰：彼時主少國疑，使居正不朝綱獨握，則道傍築室，誰秉其成？亦未可以攬權罪居正矣。

清劉獻廷廣陽雜記載蔡瞻岷曰：治天下必用申韓，守天下必用黃老。又曰：明只一帝，太祖高皇帝是也；明只一相，張居正是也。

門人沈鯉作張文忠公論云：嘗論江陵相業，以霍光之寵任而濟以學，以諸葛之勤瘁而乘其時。熹宗朝，梅長公一疏，公道昭明，國史斷可折衷矣。當其擁十齡沖主，負宸以臨，惟是秉祖宗之成憲，振朝廷之紀綱，講學親賢，愛人節用爲先務。其與養豪作聖，誠無得而議之矣。若夫弔古論世，舉一二政事之大者：十載之內，真定木稅，拒張誠之請；浙直織造，納顧九思之章。歲額銀硃諸科，罷王效之奏。時太倉粟支十年，問寺積金四百餘萬，中外肅然，無有以貨利進言者。自公沒後，未幾而開採頻聞，貂璫四出。礦使山澤之征，括自閭里；稅使手實之禍，察及雞豚。乘傳列署，縱千百虎豺於通都大邑，遐陬僻澨之內，飛而擇肉。以至遠者株連，譁者響應，岌岌乎有土崩瓦解之勢。此真桑孔之所不屑爲，而安石新法未有如斯之酷也。誰秉國鈞，而任其播惡如是！開元之治，衰於天寶，有職其咎者矣。節鉞重寄，一有緩急，取諸夾袋。蜀則省吾，閩則殷正茂，兩粵則凌雲翼，河道則潘季馴，薊遼各鎮則張學顏、王崇古、梁夢龍、譚綸輩。以故連寇授首，河朔告成。如俺答之強，在嘉靖中，歲歲入寇，烽

火達於甘泉，一旦就我羈勒，如豢牢羊。且大帥用李成梁，威繼光，將相調和，每邊左警急，輒戒以墜壁清野，不輕與戰。用是人人競奮，思得一當於時，有斬馘出塞之績。以視末年三路出師，馬上催戰，一敗塗地，而莫可收拾，所謂平章軍國又何如也！覆轍頻聞，後先對照，易稱大車以載，積中不敗，公之功良不可泯也已……

江陵胡克敬論之曰：人臣乘論道經邦之重，當主少國疑之時，安危惟視乎社稷，成毀何計夫身家。蓋事權之所集，固恩怨是非之叢也。如文忠公者，初以董賈之才，終躋揆衡之位，勵勸黽勉，輔沖人以救海宇，功德爛然矣。迨身後禍起，追奪籍沒，其子敬修至殉家難。崇禎間，始賜卹復。誠有如王啓茂所云半生憂國眉猶鎖，一詔旌忠骨已寒者。噫嘻！姚崇止於救時，寇準尙未讀傳。有秉鈞之權，而合進退之道者，蓋難言之；而况石破劍盡，煨烈金銷者乎？公之恩怨在當時，是非在千古，謹因其概略而言之，亦以見權非聖人不能用，而得志行道者之當思所以自處也。

錢塘林潞論江陵爲救時之相。其文曰：蘇文定云，天下有權臣，有重臣，二者其跡相近而難明。凡爲天下宜有以養其重臣之威，使天下百官有所畏忌，而緩急之間能有所堅忍持重而不敢奪。吾嘗

據此以論江陵。江陵在時，舉世皆目爲權者也。當時羣臣，徒見其外而不見其內，見其侵天子之權，而不察其所爲，有不得已而出於救時者。由今視江陵，似是兩人。觀其逐新鄭，廢遼王，奪情起復，幾於無上。觀其十五年之經濟，乘得爲之時，優之以才，濟之以剛，猛鷙而立功名，一時廷臣無出其右。原其意，以爲舉朝因循玩愒，方且伺隙於我，而我無以肩之，則事必不濟，兩宮沖望之倚毗必不副。當時觀場之人無論已，百年以來，曲學腐儒，動輒譁王霸，辨義利，不察其本末，而概以攬權震主相責。夫世廟以來，無相久矣，生非文武成康，而不識救時爲急。予以爲逐新鄭，廢遼王，奪情起復，三者罪之大者也。其事載在國史。怙寵恃理何疑焉。吾甯信之，豈惟信之，將以責之。此其事姑未辨。洪武初，罷丞相，以五品殿閣加孤卿，名之曰閣臣。夫閣臣，詞臣也，分其任於六曹，而職司票擬。其不賢者，竊一人之鼻息，以張威福；其賢者，宮中府中，幹旋調劑，上一閣揭，回以片言，而相之職止此矣。功可以竊而罪可以諉，莫閣臣若。江陵起而憂之，欲舉相職。其進直解，進大寶箴，進帝鑑圖，欲天子敬學；進皇陵碑，進寶訓，進御札，欲天子法祖；裁進奉，諫營造，欲天子節儉；引見賢能，欲天子知吏治；圖百官於御屏，欲天子體羣臣；請大閱，欲天子念邊防；蜀逋賦，欲天子子庶民；絕饋遺，戒請託，欲天子知

大臣法，小臣廉，不審惟是，當江陵官翰苑時，卽志期公輔，四方輶軒奉使歸者，必往爲造請，轍迹所至，戶口扼塞，山川形勢，地利平險，人民強弱，一一劄而記之。肅皇帝二十餘年間，彼親見貴溪分宜交相訖，而邊備廢弛，天子縱有所誅殺，卒無成功。一旦柄國，輔十齡天子，綢繆厲戶，措置邊防者爲至。江陵匪直相也，而直以相將將。故南北守禦，百粵滇蜀，必付託得人。將帥能效力者，量其才，專其責，湔其瑕，勵其志，鼓之以爵祿，假之以事權，凜之以三尺，破之以疑畏，責之以實效，數萬甲兵藏於胸，而指揮乎數千里之外。虛懷諮詢，削牘星馳，嘗有數什百君相貫乎將士之心，而戴乎將士之首。戰勝攻取，代爲奏稿，當以某事咨稟，功成凱至，又諭以朝意，當以某辭入告，某策善後，勇怯強弱，進退疾徐，洞若觀火。邊吏奏記政府，命之親書，以毋泄機宜。又必命其書銜，擇其重大，竊要者，一一陳說於天子之前，而使至尊識其勞苦，知其姓名。故能縛大憝，殲羣醜，以奠安中夏者垂十年。至江陵歿，而享其餘威以固吾圉者，又二十年。此江陵所爲舉相職也。而且不遺餘力，以綜庶務；由是而嚴清丈，董驛遞，度河工，疏餉艘，詢水利，飭學校，覈名實，辨職掌。久視爲具文者，按實行之。攬權震主之外，世所謂益之以操切者也。諸葛君曰：願陛下責臣以實效，不效則治臣之罪。夫旣已有實效矣，兩

宮冲聖知之，舉朝知之，而其心未必知之。方其柄國時，倦倦致書賢者，辨明心曲，以爲吾非不知府天下之怨，既已肩其任矣，吾欲貽冲聖以安，不專必不一，不斷必不成。十年之間，兩宮冲聖享其逸，江陵處其勞，兩宮冲聖任人則逸者也。六曹大臣蔭其逸，猶曰侵官。乃委瑱齷齪者畏之，有才無胆者妬之，清正拘牽者非之，畏難者怨也，迎合者憚之，深文排詆者疑之，蜚語喧騰，而欲虛心衡斷其功罪也，胡可得哉？雖然，江陵三罪不可以不辨，禁籟何地，而姦宄得以闖入；親藩入議，而大臣不爲援請；時際宴安，而金革何以變禮。卽不曲爲文致，而罪已不容追。才大而溢，任重而疏，以忠君愛國之心，而雜以一切吐棄之意，此則太史公責淮陰不能學道謙讓，不矜不伐者也。吾猶有說焉：宰相爲天子統百官，如裘之有領，門之有闈，舟之有舵。宰相重則朝廷尊，百務舉；宰相輕則朝廷卑，事權雜。自江陵歿後，而詆江陵者，非惟自輕，而卒以誤國。廟堂諸老，委蛇無建白，而使神考輕宰相，惡諫官，燕安無忌，礦使四出，宮闈挾寵，九列無官，朝堂不御，封疆大患，帷幄無謀。以門戶籌邊，以羽黨任將，一誤再誤，官寺乘之，而國不可爲矣！思陵之季，撫髀思江陵，而後知得庸相百，不若得救時之相一也。

清道光時御史朱伯韓綺致王子壽比部論江陵書云……夫江陵之才大矣！後世豈無爲江陵者？而卒不敢望江陵，非其才之絀也，遇也，亦非其遇之絀也，有其才與遇，而忠不足也。夫爲宰相者不可無才；有其才矣，不可無遇，而尤不可無忠以濟之。彼朝夕謀謨於幃幄之中者，恩寵非不隆也，倚任非不專也，進退天下士，非不與聞也。然出入唯唯，但伺人主意旨，民日困，財日匱，遠夷內侵，盜賊並起，則曰時爲之也，我無如何也。是非有其遇而無其才乎？幸而有其才矣，有才而用之矣，然一言不合，則遽奪之寵；一事不臧，則旋罹於禍。施者未及尺寸，叢笞已若邱山，則雖有人焉，蒙伊呂之術，挾管葛之智，而非破成格舉一國任之，猶迄不得施也。况下此者乎？而謂無其遇者，其可行乎？幸而又有其遇矣，有其遇宜可以有爲矣。顧天下事利害參半，有害重利輕，有利鉅害細，有關一時一事利害者，有關異時利害而變並及其身者。利於公而不害於身，人固爲之，利於公而害於身，智者或輟不爲。就令爲之，亦必曰吾受其害，猶冀人之予我以名而不我謗也。至於不予我名而又我謗，此至不平之事也。然智者猶曰：謗者一二吾猶爲之。謗者千萬，雖賁育之勇，亦必爲之奪氣，而輟不爲矣。若江陵則不然，江陵，愚忠也。蓋明知其害於身而爲之者也，明知害於身而利於國，又負天下後

世之謗而勇爲之者也。嗚乎！是真所謂愚忠者乎！是故無江陵之才與遇不可爲江陵，有江陵之才與遇而無其忠，亦不可爲江陵。然則江陵其遂無嘗爾乎？江陵之過，在於功成而不知止，又不能荐賢相以爲之後。雖然，此不可以之責江陵也，有江陵之功名而能知止，又能樹賢以爲國家長久計，其幾於純臣哉……

監利王子壽柏心作憫忠賦……穆皇察其國器兮，俄秉鈞而當軸；道玉几之末命兮，翊冲人而羣翠。運謀斷而若神兮，綜宮府而盡肅；狄稽顙而震驚兮，蠻請吏而納土。粟紅腐於太倉兮，金流衍於少府；吏奉法而不欺兮，民熙熙而忘苦。令下於流水之原兮，賞罰疾於風雨；繫夫子之枋政兮，實身崇而地逼。夫豈不知冒亢龍之悔兮，恐皇輿之敗績也；振盪極之頽綱兮，怫衆情而不惜也。犯危機而履深穽兮，夫惟黨人之激也；鑒不察夫人之精忱兮，盛震電之威嚴。得殛身以爲幸兮，及恩禮之未衰；功則隱而罪彰兮，福已盈而禍基。朝阿衡而夕渾敦兮，怨者又構之以南箕。且擗爪而蒙謗兮，霍騷乘而積愆；元成既陪其豐碑兮，文饒流竄夫海邊。助烈輕於織埃兮，釁罪積於邱山；懷忠信而接詬兮，固自古而已然。昔夫子之成功兮，何不舉賢而自繼；異蕭曹之規隨兮，貽後來之責備。豈才

大之寡儻兮，庸庸者固不足以相寄；况閹主之猜疑兮，又焉能任人而不貳。拜邱壠而流哀兮，瞻遺像而慨慷；與微管之遐思兮，獨霑襟而浪浪。咎因昧夫盈滿兮，功實在乎富強；誠瓊瑜之不掩兮，縱嘗議其何傷……

江陵陳道立治紀書其集後曰……自昔更代不承之會，類多蕭牆危疑之變。自放桐祖東，聖人有所不免。則朝委裘，託六尺，至後世亦難言之矣。當宸濠之亂，四海鼎沸，世宗躬承大統，中興不啻肇造。而末年靜攝深宮，耄期倦勤，逮及穆考，西北東南，內外交訌，國家元氣已十喪七八。平台之召，不曰國有長君，社稷之福乎？當是時，卽以霍子孟處此，吾終虞其不學無術，難以輔致太平也。且夫新鄭公之德，允爲治安良相，而語以主少國疑，羣小側目之時，方之呂正學之處王繼恩，韓魏公之黜任守忠，則似有間。觀其不得於君，奉身而退，雖大臣之節宜爾哉？其如先皇之願命何？奈何受遺未幾，遂觸天怒；而台省之交章論劾，亦竟不免。致御史張楨，亦有亟罷愴姦輔臣之奏。毋乃秉鈞之權，先自失之耶？江陵之勘治寢園，不暇申救者，知救之無益也。而議者遂以爲附保逐高也。嗚乎，哀哉！王大臣之獄，幸而得死。當時江陵深持國體，以肅宮禁，意固有在。而史謂江陵教大臣供稱新鄭使

來，既復滅口以息。斯言其可信歟？吾觀江陵歸葬過鄭，與新鄭執手流涕，不忍言別。於其歿也，爲之請爵諡，予祭葬，是亦可以諒其素矣。奪情之起也，實出於帝與太后挽留之切。先朝夏原吉戴珊故事，至今傳爲美談。而謂一峯之論，果能爲經權不易之則乎。夫君父並重，而忠孝難全，所全在忠，祇覺君重；所全在孝，祇覺父重。江陵之過，如日月之食，彼吳趙諸人立名矯節，蓋守經而過者也。而載筆者如此，獨不能權所重輕耶？遼藩賜履荆土，其廢國也，覺起於施憲副，而獄成於洪侍郎。國家綱紀，孰大於是？而史又謂江陵攘遼藩故宮爲己第，且謀殺侍郎爲不附己，使江陵而果求田問舍人也，當時捧日樓純忠堂俱蒙恩賜，亦云壯麗，足以安矣。而遼藩故宮，且以給廣元王，江陵何爲而有是攘？又何爲而謀殺朝選哉？史稱忠武食穢物者，食衣襪之報；殺己子者，殺人子之報，夫使天道之施報不爽，何不報之於江陵之身，而報之於宗武耶？且謂江陵有逆謀，而掛舜禹授受圖，吾意江陵智過於人，卽有逆謀，江陵不若是淺矣。善乎羅中丞之奏曰：居正受遺輔政，肩勞任怨，日久論定，人益追思。此不獨爲楚紳之公疏言之也。夫伊尹之放桐，周公之徂東，當其時，蓋亦庶幾乎不免於不臣不弟之過矣。而兩聖人卒處以無事，江陵行之，不幸而遽死。則所遇之變也。使天假之年，冲主壯

或一旦躬親萬幾，吾知江陵將稽首歸政，自請廬於觀瀾公之墓，未可知也。而讒謗亦可以不作矣。余讀文忠公集，感於傳疑之誣，爲歷敘其事如此。因遺其裔孫別山，俾藏之以俟信史云。

明遼藩後裔孔伯庸自來序其詩集云：嘗讀明史，而得二事焉：仁宗初政，夏原吉曾有內艱，請修朝制。上曰：卿老成人，宜共濟艱難。卿無母，我有父乎？如卿辭職，我亦不當在此。因留輔。孝宗朝，都御史戴珊乞休不得，私邀劉大夏申其情。上曰：卿與珊言，朕以天下事推誠付託，辟如主人留客，堅，客亦嘗少留。太平未兆，忍捨朕先歸乎？大夏述以語珊。珊泣曰：臣死此官矣。由是以推江陵之不得過歸行志者，非必其攬權固寵之戀戀，抑帝與太后挽留之過敦爾。擠之不得，激以大義，同事者意固有在。而一倡衆和，罔顧是非，饒我殺我之謗，無乃已甚乎？夫主少國疑，羣姦側目，與李文達之時，異同不啻徑庭。一峯而在，必不與洪陽同議。紛紛恩怨之口，其足信哉？善哉鄒忠介之言曰：江陵功在社稷，過在身家，國爾之議，死而後已。謂之社稷臣，奚媿焉……

曹國棟撰顧梁汾所纂太嶽書札奏疏小引有云：張太嶽文忠公，一生品行學力，功業經綸，已表著多年。海內有心者，莫不爲之悵快歎惜。當君臣相得之時，絕不甘含光混世，以伊周之志自任，天下

非之而不顧，獨立而不懼，其功盡在社稷。乃不能取悅羣情，芥蒂於同時者。遂蔽障於讒。鏤金銷骨，遺身後之禍，亦千古憾事……

王天庾拜張文忠祠有云：恩怨盡時方論定，邊疆危日見才難……

平湖陸莊簡公任少宰時，獨謂江陵府權，非弄權也。且擁扈綢繆，其功又安可泯……

宗無齊曰：江陵相業，載在史冊，議者紛紛，加以權相二字，概其生平。不思託孤寄命，大節不奪，孔聖乃稱以君子。何獨於江陵苛責之也。總之，不攬權則國事不能由我，攬權綜理，則讒疑勢所必至。但問攬權之時，其行事爲公與爲私之別耳。江陵行事，俱在政府，誰非爲公家起見者。而可輕爲訾議耶？自江陵受禍之後，柄國者率多養重遠禍，反其所爲。以至國事委靡，不可復振，乃從而追卹之。嗚乎！亦晚矣！

安化陶文毅公澍重刻其集序云：明至嘉隆時，上恬下嬉，氣象茶然。江陵張文忠公起而振之。挈領提綱，綜核名實，法肅於廟堂之上，而令行於萬里之外。其時海內殷阜，號爲乂安。迄今讀其奏疏及手牘諸書，洞中窳要，言簡而慮周，卓然見之施行。其精神氣魄，實能幹旋造化，而學識又足以宏之。

洵采曠古之奇才，不僅有明一代所罕覯也！惟是精能之至，近乎刻覈；勞怨不辭，疑於專擅。惡聲所蒙，遂至巢傾而卵覆，其亦可哀也已。夫危疑之際，聖賢所難。烏几如周公，而不免於流言，卒致缺斨破斧而後已。歷數百年，猶有執仁智未盡以譏其後者。世無孔孟，安得有真是非。况江陵地非周公，而欲以天下之重，自處於伊尹之任，豈不難哉……

江夏陳芝楣鸞序其集曰……公相神廟於沖齡，當嘉隆積弊之後，整飭紀綱，綜核名實，朝野肅然稱治。當是時，兩宮無獻懿纖芥之嫌，奄寺無恭顯竊枋之禍，外廷泯洛蜀門戶之見，邊圉無青唐麟府之警。而使委裘之主，有泰山磐石之安。功業章章具在方策。然而彈章滿公車，謗議騰中外，馬鬣未封，遂有傾巢覆卵之禍。積毀至今，猶未盡白，未有如公者焉。且世之議公者，大抵謂奪情也，結馮保而傾新鄭也。今試平情論之：奪情一節，誠君子所不與。然中世以來，宰輔習爲故事。主少國疑，受恩深重。去處之際，人所難言。至謂公意不欲去位，諷部院留之。此文致之說，不足憑也。明代奄寺之權，根深柢固，驟難轉移。新鄭當女君幼主宮府隔絕之時，乃欲奪司禮之權，盡歸內閣。其謀固已疏矣。無論不能逐保也，正使去一保，則必復用一保。此曹兗瑄，安得賢於保者而用之？且肘腋之間，持

之過激，則南宮甘露之變，可爲寒心。新鄭愎而疏，不能安其位必矣。公之馭保，假以詞色，俾就羈縻。然後宮廷一氣，而惟吾所欲爲。制御有方，保亦不能有所過惡。夫曲逆之交驩辟陽，梁公之折節羣賢，計慮至深，幹旋至大，不屑以小節自拘也。然則其致謗者，何也？明之中葉，百度廢弛，民困滋甚。公不避怨毒，悉心整頓。澄學校，則士林謗矣；省冗員，則朝士謗矣；減驛傳，則道路謗矣；清田畝，復賦額，則豪右搢紳無不謗矣。鑿金之口，併爲一談。遂謂廢藩爲其乾沒，外帥爲之斂賄。一宅之費數十萬，一輿之役數百人。新鄭晚年著病榻遺言一書，詆誣尤甚。嗚乎！仲尼沒而天下無定評，春秋亡而天下無信史。迄今過公之故居，廳事僅容旋馬。籍沒之後，不聞有胡椒八百石之事。公之生平，亦可概見。不然，若天水冰山錄媚瑤瑣記諸作，人豈爲公諱哉。鑿嘗謂公之料邊防，察吏治，十萬里洞若觀火，英略如李贄皇。處兩宮幼主之間，深心大力，不激不隨，幹濟如呂文靖。然贄皇爲黨人所排，文靖亦不悅於范富諸君子。甚矣慨慷任事之難，而大臣謀國之心之不易白也……

梅伯言會亮序帝鑑圖詩曰……信乎權臣不可有，而重臣不可無。而爲人君者，往往能容權臣，而不能容重臣，爲可歎也。自霍光諸葛武侯慕容恪後，如李文饒張太岳，皆幾乎可以爲重臣。而太岳

之在明，尤可謂總己以聽者矣。然一則禍發於身前，一則勢敗於身後。論者遂與怙權竊位者同類而共笑之。嗟夫！緣百尺之竿而不息，雖甚愚者知其終一跌而靡也；况智士哉！然而計卒出於此者，何也？夫負高世之材者，不憚糜爛其身，而必一出其胸中之奇。甯負跋扈之名，而不使有所牽制者之敗吾事，久矣。夫人情之日非也。成大功立大名者，未有不害於庸衆者也。豈惟庸衆而已，當其專己獨行，即君子亦疑其心，而羣思有以快其後。則禍不旋踵，固無足怪者。夫功名遂而身退者，古固有之；此尋常之顯榮者則可矣。若操震主之權，必逆策夫權盡之日，身無所容而不悔者，則爲之不然，則甯忍而舍之，沒世而不出。吾觀太岳與時人書，亦自知所踞之危且難矣。及已至是，進亦敗，退亦敗耳。彼其先固有所不能忍者也。則當其得爲之時，又豈復爲後悔者計哉……

宛召南良爲荆宜施道割龍山書院之東偏作先生祠堂，撰記曰……余懿慨夫明張江陵之爲人也。其生也，聲施爛然；其歿也，嬰禍最烈。衡其功罪，蓋時制爲之也。自洪武罷宰相不設，而設四學士以備顧問。久之一宰相也，有其實而不居其名，操其權而不任其責。其不肖者罔利鬻爵，私恩怨猥，至無可指狀。而賢者偶有設施，輒隔闕於定制。斯固小人之所甚便，而君子之所甚不便也。文忠公

出，獨取宰相之事而任之，一不爲文法所拘。於是防邊，治河，清賦，察吏之功與焉。赫然以有成。而乃病其專者，嗚呼朝野延嬪乎後世。聞之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勿疑勿貳，專之義也。病云乎哉？神宗之初，內安外攘，幾於富強。迨其末年，貧乏交迫，截若曠代。毋乃繼其任者鑑前人之禍，因循弗治，用迄凌夷。然則公之禍福，卽國之存亡所與繫焉……

王壬秋闡運代爽良撰江陵書院記有云……江陵近代名人，未有如張叔大相國者也。昔聞曾文正言以張公與唐李太尉文饒，皆以恢瑰負俗謗。而李承強固之餘，張當徽盛之極，其功尤偉。曾亦名臣，爵位事望，如在張公右。世之以奪情訾言者，未達權耳。管仲事讎，而孔子仁之。儒者無用，又焉知體……

爽召南良復跋江陵書院記曰……公救時之相也。學者不必用；用者必濟於時，乃不負所學。若乃雍容俯仰，取容一時，苟保祿位，世奚補焉！近人之言曰：宋朝名相半書生。書生猶可，鄉愿將奈何？文忠者，其諸異乎鄉愿者歟？誠能有如公之設施，振時敝而培國本，雖並世之謗，身後之禍，可勿計也。……

新會梁任公啓超編中國六大政治家，以先生爲其一。曾云：明代有種特點，政治家只有一張居正。

近人陳翊林著張居正評傳。其敘云：江陵張文忠公，生於明代，政績斐然，實近代中國一大政治家也。然其思想精神與事業，既爲舊史家所湮沒，復爲新學者所忽視，以致迄今蒙謗莫白，殊可惜焉！文忠當君主專制之時，身居政府十有六年，綜覈名實，信賞必罰，任勞任怨，以爲國家。若而人者，殆曠世不一見。吾今傳而評之，非惟爲文忠洗冤，亦爲民族增輝也……

江陵名言鈔

揚 鐸輯

天下事慮之貴詳，行之貴力；謀在於衆，斷在於獨。

竊以爲事無全利，亦無全害，人有所長，亦有所短，要在權利害之多寡，酌長短之所宜，委任責成，庶克有濟。

欲爲一事，須審之於初，務求停當。及計慮已審，卽斷而行之。

情可順而不可徇，法宜嚴而不宜猛。

竊見近年以來，紀綱不肅，法度不行，上下務尙姑息，百事悉從委徇。以模稜兩可謂之調停，以委曲遷就謂之善處。

法所當加，雖貴近不宥；事有所枉，雖疏賤必申。

人主所以馭其臣者，賞罰用舍而已。欲用舍賞罰之當，在於綜覈名實而已。

惟名實之不覈，揀擇之不精，所用非其所急，所取非其所求，則上之爵賞不重，而人懷僥倖之心。牛驥

以並駕而俱疲，工拙以混吹而莫辨。才惡得而不乏，事惡得而有濟哉！

安民可與行義，危民易與爲非。其勢然也。

與其設法征求，索之於有限之數以病民，孰若加意省儉，取之於自足之中以厚下。

能薄而位高，則易有覆餗之虞；勞微而獲厚，則詩有伐檀之刺。

天下之事，不難於立法，而難於法之必行；不難於聽言，而難於言之必效。

致理之道，莫急於安民生；安民之要，惟在於覈吏治。

知我者天，卽遠俗而邊惜；許身於國，惟盡瘁以爲期。

掠人之美以自爲功，謂之竊；無其實而冒其賞，謂之忝。

聖王之制夷狄，惟論順逆，不論強弱。若其順也，彼勢雖弱亦必撫之以恩；若其逆也，彼勢雖強亦必震之以武。

法所當加，親故不宥；才有可用，疏遠不遺。又務綜覈名實，搜剔隱姦；推轂善良，摧抑浮競。以是大不便於小人，而傾危躁進之士，遊談失志之徒，又從而鼓煽其間。相與慙惡擻喉，冒險釣奇，以覬幸於後日。

爲攫取富貴之計。

必不能枉己以徇人，必不能違道以干譽。

分省紀綱，必欲振肅朝廷法令，必欲奉行姦宄之人，必不敢姑息，以撓三尺之公；險躁之士，必不敢引進，以壞國家之事。

夫令所以布信，數易則疑；法所以防奸，二三則玩。

且自古順耳之言易從，逆耳之言難聽，於逆耳之言而能曲容之，乃爲盛德。

蓋事必揆諸天理之當，即乎人心之安，乃無歉憾。

吏職有一之未修，皆臣表率之無狀；民生有一之未遂，皆臣調燮之多乖。

竊聞治理之要，惟在於安民；安民之道，在察其疾苦而已。

夫人心之所以不虛者，私意混雜故耳。如水本至清，以泥沙溷之則不清；鏡本至明，以塵垢蔽之則不明。

治國之道，節用爲先；耗財之源，工作爲大。

天地交而能成化育之功，上下交而能成和同之治。

於不容己者而已之謂之陋，於其可己而不己之謂之奢，二者皆非也。

才者，材也。養之貴素，使之貴器，養之素則不乏，使之器則得宜。

天地生財，自有定數，取之有制，用之有節，則裕；取之無制，用之不節，則乏。

人誠難知，知人亦未易也。

今人心叵測，時事艱難，遇事則委難以責人，事平則抑人以揚己。

天下事，豈有不從實幹而能有濟者哉？

善作貴於善成，克終乃爲有始。

國家欲與起事功，非有重賞必罰，終不可振。

處天下事，非至虛至平，不能得其理。

只此兢業二字，便是施爲之本。

文臣事虛文而無實用，武將徇小利而無遠圖。此二語最中邊吏之膏肓。

事之未形，一夫制之有餘；禍端已構，數萬人取之不克。

以是知天下之事，惟知幾識微者可與圖成；而輕躁鋒銳者，適足以僨事階亂而已。

天生一世之才，自足一世之用。顧持衡者每雜之以私意，持之以偏見，遂致品流混雜，措置違宜，乃委
答乏才。誤矣！

近年以來，習尚尤靡，至使是非毀譽，紛紛無所歸究。議論蠶興，實績罔效。所謂怠則張而相之之時也。
受事以來，一切付之大公。虛心鑒物，正己肅下。法所宜加，貴近不宥；才有可用，孤遠不遺。務在強公室，
杜私門，省議論，數名實，以尊主庇民，率作興事。亦知繩墨不便於曲木，明鏡見憎於醜婦，然審時度勢，
政固宜爾。

竊以爲賄政之弊易治也，姑息之弊難治也。何也？政之賄，惟懲貪而已；至於姑息之政，倚法爲私，割上
肥己。

約己敦素，杜絕賄門，痛懲貪墨，所以救賄政之弊也。查刷宿弊，清理逋欠，嚴治侵漁攬納之姦，所以弋
姑息之政也。

上損則下益，私門閉則公室強。故懲貪吏者，所以足民也。理逋負者，所以足國也。官民兩足，上下俱益，所以壯根本之圖，建安攘之策，倡節儉之風，興禮義之教。

夫民之亡且亂者，咸以貪吏剝下，而上不加恤，豪強兼并，而民貧失所故也。

究觀古今治亂興亡之故，曾有官清民安，田賦均平而致亂者乎？

法當宜民，政以人舉。

今之財賦不窘於國用之繁，而虧於士大夫之侈縱。

法在必行，姦無所赦。

夫富者怨之府，利者禍之胎，而人所以能守其富，而衆莫之敢攘者，恃有朝廷之法故耳。彼不以法自檢，乃怙其富勢，而放利以斂怨，則人亦將不畏公法，而挾怨以逞忿。是人在治世，則王法之所不宥，在亂世則大盜之所先窺，焉能長有其富乎？

夫勸亂非難，已亂爲難。

願今之學者，以足踏實地爲功，以崇尚本質爲行，以遵守成憲爲準，以誠心順上爲忠。兔魚未殘，無舍

參蹄，家當未完，毋撤藩衛。毋以前輩爲不足學，而輕事詆毀。勿相與造爲虛談，逞其胸臆，以撓上之法也。

法無常良，行之在人耳。

後世學術不明，高談無實，剽竊仁義，謂之王道，纔涉富強，便云霸術。不知王霸之辨，義利之間，在心不在跡。奚必仁義之爲王，富強之爲霸也。

夫人有賈譽於一時，而逾節於後日者，不誠故也。

故知凡避嫌者，皆內不足也。

夫人才難得，知人固未易也。

竊謂法行而當，人心乃服。一夫不獲，時予之辜。

蓋聞智者不先人而後己也，仁者不危身以邀恩也。

吾生平學在師心，不斬人知。不但一時之毀譽不關於慮，卽萬世之是非，亦所弗計也。

得失毀譽關頭若打不破，天下事無一可爲者。

蓋荐賢本以爲國，非欲市德於人也。

先朝名臣，所以銘旂常垂竹素者，不過奉公守法，潔己愛民而已。

凡事當一秉虛心，不宜有所偏私，致乖理法。

違道以干譽，徇情以養交，此大謬也。

驩虞之術易窮，衆庶之欲難厭，况此中人情叵測，衆庶難調，惟一以大公至正行之，庶得無咎無譽耳。夫爵祿賞鑑，所以磨世也，廉恥節義，所以建標也。爵祿賞鑑不足以激上才，止可以勸中人耳。然上才百一，中才者多。今爵祿賞鑑常歸之廉恥節義，則中才者望標而趨矣。

夫銳始者必圖其修，成功者先計於始。

聖人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非意之也。必洞於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分，達於其患，然後能爲之人。情物理不悉，便是學問不透。

法不可以輕變也，亦不可以苟因也。苟因則承敵襲舛，有頽靡不振之虞。此不事事之過也。輕變則厭故喜新，有更張乖序之患。此太多事之過也。

夫法制無常，近民爲要；古今異勢，便俗爲宜。

法無古今，惟其時之所宜，與民之所安耳。時宜之，民安之，雖庸衆之所建立，不可廢也；戾於時，拂於民，雖聖哲之所創造，可無從也。

車之不前也，馬不力也，不策馬而策車，何益？法之不行也，人不力也，不議人而議法，何益？

夫天下之治，始乎嚴，常卒乎馳；而人之情，始乎奮，常卒乎怠。

學不究乎性命，不可以主學；道不兼乎經濟，不可以利用。故通天地人而後可以謂之儒也。

吾觀今之爲治者，而知吏之難也。夫吏之難，非治民之難也，事人之難也；非得下之難也，悅上之難也。言不斲工，期盡誠款；行不斲卓，取裨實用。

欲物力不屈，則莫若省徵發，以厚農而資商；欲民用不困，則莫若輕關市，以厚商而利農。

故古之理財者，汰浮溢而不鶩厚入，節漏費而不開利源。不幸而至於匱乏，猶當計度久遠，以植國本，厚元元也。

天下之勢，最患於成；成則未可以驟反。治之勢成，欲變而之亂難；亂之勢成，欲變而之治難。

夫亂非一日之積也。上失其道，民散於下，貪吏虐政，又從而驅迫之。於是不逞之徒，乘間而起。堤防一決，雖有智者，無如之何矣。

故勢之未成，中材可以保圖；勢之既成，智者不能措意。

是以君子爲國，務強其根本，振其紀綱，厚集而拊循之，勿使有聲。脫有不虞，乘其微細，急撲滅之，雖厚費不惜。勿使滋蔓，蔓難圖矣。

以巧爲巧，其敵猶可救也；以拙爲巧，其敵不可救也。以詐爲詐，其術猶可闕也；以忠爲詐，其術不可闕也。

國勢強則動罔不吉，國勢弱則動罔不害。

江陵文集可讀錄

揚 鐸選

1. 陳六事疏

見奏一

2. 請宥言官以彰聖德疏

見奏一

3. 辭免恩命疏一二三四

見奏一

4. 進帝鑑圖說疏

見奏三

5. 被言乞休疏

見奏四

6. 乞宥言官疏

見奏四

7. 乞恩守制疏

見奏六

8. 再乞守制疏

9. 三乞守制疏

見奏六

11. 乞歸葬疏

見奏七

12. 再乞歸葬疏

13. 乞鑒別忠邪以定國是疏

見奏八

14. 歸政乞休疏

見奏九

15. 再乞致休疏

見奏十二

17. 答蒞撫劉百川

見書一

18. 答總督譚二華論任事籌邊

見書一

19. 答湖廣總督熊近湖論廣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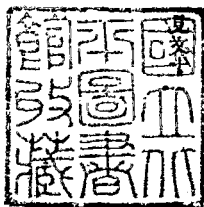
20. 答施兵憲

見書一

21. 答薊鎮撫院王鑑川論薊邊匪患 見書二
22. 答北邊撫院孟豐麓 見書二
23. 答鑑川策俺答之始 見書二
24. 與王鑑川言制俺酋款貢事 見書二
25. 與王鑑川謀取板升制虜 見書二
26. 答王鑑川計貢市利害 見書二
27. 與王鑑川計四事四要 見書二
28. 答兩廣殷石汀論平古田事 見書三
29. 答南學院周乾明 見書三
30. 答吳堯山言宏願濟世 見書五
31. 答問卿李漸菴論用人才 見書五
32. 與李太僕漸菴論治體 見書五
33. 答殷石汀言宜終功名答知遇 見書六
34. 答應天巡撫宋陽山論均糧足民 見書六
35. 與南台長言中貴不干外政 見書六
36. 答應天巡撫宋陽山 見書七
37. 答劉虹川總憲 見書七
38. 答督撫吳環淵言敬事後食之義 見書七
39. 答奉常陸五台論治體用剛 見書八
40. 答廉憲胡公邦奇 見書八
41. 答總憲李漸菴言人臣節儉之義 見書九
42. 答憲長周友山言弭盜非全在不欲 見書九
43. 答應天巡撫胡雅齋 見書九
44. 答楚學金省吾論學政 見書九

- 45. 答閩撫龐惺菴 見書九
- 47. 答南司成屠平時論爲學 見書九
- 49. 答河漕技院林雲源言爲事任怨 見書十
- 51. 答薊鎮總兵戚南塘計邊事 見書十
- 53. 答兩廣劉凝齋論嚴取與 見書十一
- 55. 答總兵戚南塘授擊土蠻之策 見書十二
- 57. 與徐存齋相國論大政 見書十四
- 59. 示季子懋修 見書十五
- 61. 辛未會試程策一二三 見文三
- 63. 司禮監太監馮公預作壽藏記 見文九
- 46. 答戶部王疏菴言嚴治爲善愛 見書九
- 48. 答薊鎮巡撫陳我度言辭倖守制 見書九
- 50. 答凌洋山辭餽助 見書十
- 52. 答福建巡撫耿楚侗談王霸之辨 見書十一
- 54. 答湖廣巡撫朱謹吾辭建亭書 見書十二
- 56. 答張巡撫濠濱言士稱知己 見書十二
- 58. 與南院趙麟陽 見書十五
- 60. 謝病別徐存齋相國書 見書十五
- 62. 人主保身以保民辛未程論 見文六
- 64. 先考觀瀾公行略

中華書局一九五六年六月九日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七月初版

(91878.1)

◆ F三八四四

平

中國史
叢書
張江陵年譜
一册

每册實價國幣肆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揚 鐸

發行人 王 雲 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商務印書館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書校對者謝雨東)



96
299